

分类号： K712.5

学校代码： 10697

密 级： 公开

学 号： 201120377



西北大学
Northwest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DISSERTATION

美国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研究（1881-1921）

学科名称： 世界史

作 者： 易慧敏

指导老师： 雷 钰 副教授

西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二〇一四年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

本人完全了解西北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北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或其它相关数据库。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易慧敏 指导教师签名：周钰

2014 年 6 月 18 日

2014 年 6 月 18 日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易慧敏

2014 年 6 月 18 日

摘 要

1654 年, 23 名犹太人来到美洲大陆, 犹太人开始了移民美洲的历程。犹太人在北美定居之后, 迅速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去, 建立社团, 自身实力不断壮大, 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移民群体成长为当今美国社会中的重要力量。

1880 年以前, 美国犹太移民人数较少, 只有 25 万人, 主要分布在纽约、纽波特、费城等大城市。从 1881 年开始, 东欧掀起大规模反犹浪潮, 大批东欧犹太人涌入美国, 美国犹太人口骤增。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后, 多选择在一些大的工商业城市定居, 纽约更是成为他们的首选居住地。到 1921 年, 纽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移民城市, 纽约的犹太社团也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犹太社团。

1881-1921 年间, 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发展概况就是犹太移民在美国奋斗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东欧犹太人移居美国后, 迅速投身到美国的工业化浪潮中去, 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在纽约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生存现状, 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全面地认识东欧犹太移民群体在纽约和美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还有利于我们认识当今美国社会中犹太人群体行为以及犹太移民与美国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

纽约 东欧犹太人 犹太移民 犹太社团

Abstract

In 1654, twenty-three Jews set foot on the American continent, the Jews have begun to immigrate to North America. Jews who settled in the continent participated in the local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life and built Jews' community, which its strength is also growing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areas in today's American society.

In early 1880, Jewish immigrants numbered only 250,000, mainly in big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Newport, Philadelphia and so on. After 1881, a large number of eastern European Jews entered America because of the Anti-Semitism in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fter Alexander II was killed. Many of the eastern European Jewish immigrants choose to settle in some larg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ities and New York has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of destination. In 1921, New York City has become the largest Jewish immigrants in the world, and eastern European Jewish communities in New York had also got a rapid development.

New York's European Jewish immigrants' development situation is an epitome of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immigrations' struggle and development in America. Since entered into America, the eastern European Jews are quickly joining in the wave of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other areas, especially has made huge contributions in New York City's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Studies on the existing situation of the Jewish immigrant in New York can help us make a clea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eastern European Jewish immigrant groups' importanc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modernization, which is very useful to know the Jewish community behaviour 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New York; Eastern European Jews; Jewish immigrant; Jewish community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意义.....	1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2
（一）国内研究现状.....	2
（二）国外研究现状.....	3
三、写作思路及研究方法.....	5
（一）写作思路.....	5
（二）研究方法.....	5
第一章 纽约东欧犹太移民概述.....	6
一、1881 年以前的美国犹太人.....	6
二、1881-1921 年的东欧犹太移民.....	8
（一）东欧犹太移民潮形成的原因.....	9
（二）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规模.....	11
（三）纽约东欧犹太社团的建立.....	12
（四）纽约东欧犹太社团的地域分布.....	16
（五）纽约东欧犹太社团的特点.....	19
第二章 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社会生活.....	21
一、东欧犹太社团的组织模式.....	21
二、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经济生活.....	22
三、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社会生活.....	24
四、纽约东欧犹太移民内部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25
五、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教育状况.....	26
（一）希伯来初级学校.....	27
（二）纽约公立学校.....	27
第三章 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社会地位的变化.....	29
一、东欧犹太移民与德裔犹太移民之间的关系.....	29
（一）两个犹太移民社团之间的冲突.....	29
（二）两个犹太移民社团之间的合作.....	30
二、纽约犹太社团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关系.....	31
（一）东欧犹太人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冲突.....	31
（二）东欧犹太人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	35
三、东欧犹太移民对纽约城市发展的贡献.....	38
（一）对纽约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38
（二）丰富纽约的城市文化.....	40
结 语.....	41
参考文献.....	43

绪 论

一、研究意义

移民问题是世界性问题。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可以说,美国史就是一部外来移民史。犹太移民作为美国外来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美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当今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目前我国学界对犹太史以及美国犹太移民史的研究较多,成果也比较丰富,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犹太历史、宗教、文化以及美国犹太人整体的研究,对美国东欧犹太移民群体的研究成果较少,多散见于犹太学者的著作中,专门对东欧犹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的是暨南大学李爱慧教授,她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涉及对东欧犹太移民的教育状况、群体互助以及文化适应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国内对美国地方犹太移民史的研究相对较少,选取纽约的东欧犹太移民为研究对象为我们认识和了解美国犹太移民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

犹太人进入美国最早是在 1654 年,23 名葡萄牙犹太人为躲避宗教迫害逃往北美新阿姆斯特丹。此后,陆续有少量犹太人进入美国,1820 年以后,美国的犹太移民逐渐增多,但是他们大都属于德裔犹太移民,东欧犹太移民人数较少。这些德裔犹太人来到美国后,依靠从事各类商业活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在美国站稳脚跟,这也为东欧犹太移民的到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881 年开始,东欧地区不断掀起反犹主义运动,俄国、罗马尼亚、加西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被迫大批移居美国,形成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历史上的一场特殊的东欧犹太移民浪潮。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后,受传统经商思想的影响,他们大都选择在大城市定居,纽约作为一个经贸发达的港口城市,自然成为东欧犹太移民的首选居住地。在短短几十年间,纽约的犹太移民就达到 300 万之多,纽约也因此被成为犹太人的母亲城。直到 1921 年美国颁布实施限制移民法案,运用比例分析法对美国外来移民采取数量限制的措施,法案规定美国每年每国新增移民数量不得超过 1910 年该国在美移民人口基数的 3%,该法案的实施是美国移民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也结束了东欧犹太人大批移民美国的时代。

东欧犹太人像大多数犹太人一样,到达美国时一无所有,他们与美国其他民族群体之间无论是在衣着、语言、文化还是风俗习惯等方面都相去甚远。但是,经过几十年的

艰苦奋斗，他们无论是在经济财富还是在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大都跻身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阶层，远远超越了其他种族移民群体。本文将考察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的原因，来到美国后艰难生存和逐步发展的过程，重点探析东欧犹太移民与德裔犹太移民群体以及与美国主流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与适应，通过对 1881-1921 年间东欧犹太移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的研究，探索 and 了解美国犹太人移民群体在美国历史上的生存和发展情况，以及美国犹太人与美国社会的同化情况，同时这对于我们认识犹太移民对纽约和美国的社会、经济各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以色列建交较晚，再加上地理位置、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两国之间不甚了解，因而我国学者对犹太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从上个世纪 80、90 年代开始的，研究内容主要以犹太史、犹太教以及犹太文化研究为主，并未对美国犹太移民史作专门研究，有关美国东欧犹太移民的论述多散见于诸多学者的著述中。中国出版最早和最重要的犹太学著作之一是由闫瑞松教授翻译出版的阿巴·埃班所著《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是我国第一部犹太通史译著，为后来我国学者研究犹太史打下基础。该书中对早期美国的犹太移民以及 20 世纪以来美国犹太人的社会结构、文化生活、社团组织等都作了简单论述，但对纽约东欧犹太移民提及甚少。顾晓鸣教授早期发表的《犹太学及其研究视野》（《外国语》1987 年第 3 期）和《论犹太文化对文化研究的意义》（《复旦学报》1987 年第 3 期）两篇论文表明了一个中国学者对犹太学研究的认识与思考，同时，他也呼吁国内学者加大对犹太学研究的力度与深度。

进入 90 年代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犹太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南京大学徐新教授与凌继饶教授主编的《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是首部犹太学研究的中型工具书，内容涵盖犹太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社团、名人等条目 1600 多条，有着较大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云南大学肖宪教授著《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和郑州大学张倩红教授著《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等书主要是对犹太通史的著述研究，书中对美国犹太人移民的生存状况以及社会地位的上升过程也有简要论述。上海社会科学院潘光教授在他的《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和《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等一系列著作中对犹太文化和历史作了详细论述，同时对美国犹太历史和宗教也多有涉

及,并取得很大成就。如潘光与汪舒明、罗爱玲共同主编的《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与影响》(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汇集了国内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美国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宗教概况以及美国的锡安主义运动和反犹主义现象以及美国犹太人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此外,刘军著《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族群》(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综合运用了民族学、历史学研究方法,对美国犹太人从社会边缘逐步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历程进行了论述,该书对美国犹太移民的社团生活,宗教派别以及文化教育、经济活动、政治参与等都作了探讨,是国内今年来研究美国犹太人的一部较全面和深入的著作。黄兆群著《熔炉下的火焰——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东方出版社,1994年)一书对各国移民来到美国并融入美国社会的历程进行论述,其中对东欧犹太移民美国的历程也有所涉及。暨南大学李爱慧教授著《文化的移植与适应:东欧犹太移民的“美国化之路”》(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直接以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移植和适应的角度探析了这个移民群体融入美国社会并走出自己独特的文化适应之路的经历。

关于美国犹太移民的研究论文,早期的主要有北大历史系的黄安年教授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外来移民与美国的发展》(1979年第6期),主要论述了移民在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贡献。此外,李爱慧教授的一系列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欧犹太移民的研究论文如《论19、20世纪之交东欧犹太移民在美国的群体互助》(《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论早期东欧犹太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世界民族》2007年第1期)、《东欧犹太移民的涌入与美国反犹太主义的激化(1880-1920)》(《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等,从反犹主义、东欧犹太移民的文化适应、东欧犹太移民的文化生活等多角度探讨了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并融入美国社会的经历。

(二)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犹太移民历史的著作有很多,而美国又是其中研究犹太历史文化成果最多的国家,这不仅与美国犹太人庞大的数量有关,也与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各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很大关系。复旦大学顾晓鸣教授主编的《犹太文化丛书》翻译和出版了十多部犹太历史和文化著作,其中,欧文·豪著《父辈的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一书中对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的历程以及到达美国后发现和创造生活的艰难过程作了详细论述。此外,山东大学傅有德教授主编《世界犹太文化名著丛书》也翻译出版了一系列犹太史研究名著,特别是开普兰的《犹太教:一种文明》(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一书中对犹太教和犹太文明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作了详细论述,同时对美国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南京大学徐新教授一直致力于研究犹太历史和文化,他主持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犹太史学家马库斯的著作《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详尽梳理了美国犹太人在美近 400 年的历史,是一部研究美国犹太人历史的比较全面的综述性著述。沈宗美译托马斯·索维尔的《美国种族简史》(中信出版社,2011 年版)一书,用大量的史实、数字,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各个种族在美国的奋斗史、文化史,其中一章谈到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的背景,到达美国后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如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弥补了他们于本土美国人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差距,才使得他们的发展史如此的光耀夺目。

此外,早期研究美国犹太移民的非常著名的两位学者分别是马库斯·李·汉森和奥斯卡·汉德林。美国移民史先驱马库斯·李·汉森于 1927 年在《美国历史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美国移民史》一文,被认为是首次全面论述移民问题的精彩之作。而早期美国移民史研究尤其是美国犹太人移民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奥斯卡·汉德林。奥斯卡·汉德林于 1954 年出版的《闯荡于自由制度:300 年的美国犹太人生活》(*Adventure in Freedom: Three Hundred Years of Jewish Life in America*, New York, 1954.)一书,是汉德林为纪念犹太人在美国定居 300 年而作,书中系统论述了犹太移民如何在美国改变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生活以求更快的适应美国社会的生活,并取得更多的公民权利和社会保障的过程,同时对美国社会中的排外主义现象作了论述。摩西·里金(Moses Rischin)的《希望城:1870—1914 年纽约犹太人》(*The promised city: New York Jews, 1870-191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2.)一书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的背景、东欧犹太移民到达美国后的开拓与发展、德国犹太移民与东欧犹太移民群体之间的对话与对抗以及东欧犹太移民在美国社会各领域的积极参与都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和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Moynihan)合著《熔炉之外:纽约市的黑人、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The MIT Press, 1970.)一书,从城市史发展角度对纽约这座城市的移民概况和纽约犹太人的生存和发展情况作了全面论述。

三、写作思路及研究方法

（一）写作思路

本文以美国纽约东欧犹太移民为研究主线，以东欧犹太移民的在美国纽约的生存与发展概况为研究内容，主要探讨了东欧犹太社团的组织模式、社会生活、东欧犹太移民的经济状况、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力图在了解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生存状况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了解美国犹太移民的概况，并考察美国犹太移民与美国社会的互动和同化情况以及东欧犹太移民在纽约城市发展以及美国社会进步上的重要作用。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犹太人口仅次于以色列的国家，而纽约曾一度是世界上犹太人数最多的城市，有“犹太城市之母”之称。纽约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而犹太人在纽约的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这无疑得益于犹太人在纽约这座城市几个世纪的苦心经营。本文拟从东欧犹太移民在纽约的生存状况入手，对纽约的东欧犹太移民社团生活，东欧犹太移民的发展状况进行一个系统的考察，并对东欧犹太人在纽约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二）研究方法

本文坚持以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主，同时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第一，运用传统的文献收集方法。作为历史学研究，首要的梳理材料、分析问题、阐明观点。虽然只是对纽约这一个城市的东欧犹太移民进行考察，但是由于犹太人移民纽约持续时间长，数量大，犹太人移民又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受教育水平、思想观念都不尽相同，犹太社团内部结构、组织模式也比较复杂，所以要准确把握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要广泛的收集资料，把前因后果梳理清楚明白。

第二，结合统计学研究方法。对于纽约东欧犹太人生存状况情况的考察，势必会涉及到纽约东欧犹太人的来源、人口分布、职业状况、文化教育状况等，用统计学方法对这些情况以图表的形式进行描述，会更加直观，也更加清晰明了。

第一章 纽约东欧犹太移民概述

一、1881 年以前的美国犹太人

犹太人很早就开始了大流散的历史，但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进入北美大陆的时间较晚。据考证，犹太人最早移民北美的时间可追溯到公元 1654 年，23 名葡萄牙犹太人从葡占古巴辗转来到北美。他们从荷属新阿姆斯特丹登陆并获得居住权，成为北美犹太移民的先驱。

由于美洲大陆地广人稀、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并且充满机遇，不断吸引着在遭受歧视和迫害的犹太人来到美洲殖民地，但在 1880 年以前，来到北美定居的犹太人数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由于受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欧洲的政治环境在 17、18 世纪相对较为宽松的，且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欧洲大陆处处充满机遇，所以犹太人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交通工具落后，路途遥远，对美洲大陆的一无所知等都成为犹太人大批移民美国的障碍。

这 23 名犹太人进入美洲时，正值荷兰统治美洲殖民地的时期。因荷兰人信仰加尔文教，他们甚至比基督教其他教派更加歧视犹太人，所以当时的荷兰总督彼得·斯图文森特制定了很多针对犹太人的禁令，限制他们的贸易和公开信仰，不能拥有土地，不能担任名誉性公职，并且没有公民身份，甚至有人提出，让这些犹太难民居住在小镇以外的地方。^①但美洲是个重商主义的大陆，很显然，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在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宗教敏感之间选择了前者，犹太人最终还是获得了旅行、贸易、经商的权利并在美洲大陆艰难地生存了下来。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公开获得了市民权利和经济权利，那么在宗教祈祷问题上他们就不得不做出让步，他们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犹太会堂，只能私下在家里进行自己的信仰活动。这一小部分犹太人也曾梦想着能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会堂里公开祈祷，他们甚至从阿姆斯特丹借来了一部《妥拉》（Torah）经卷，但这遭到总督斯图文森特的强烈反对^②，因为他如果允许犹太人公开信仰自己的宗教，那他就能拒绝路德教和天主教徒。独裁专制的政治和宗教政策使大多数犹太人纷纷离开，这里的犹太社区不断缩小直至终结。不过犹太人很快迎来了希望，因为英国人来了。

1664 年，英王查理二世的兄弟约克公爵带领英国军队清缴荷兰势力，并取代他们成

^① Louis Finkelstein, *The Jew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1955, p.452.

^②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4 页。

为新阿姆斯特丹的统治者。约克公爵以自己的名字为新占领的城堡命名为“新约克”，即“New York”，纽约。荷兰时代的结束改变了犹太人的命运。从16世纪中期开始，天主教在英国已经逐渐失去权威，英国国教在英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英国国教与西班牙、荷兰等国相比，在宗教信仰政策上更加宽松，况且英国内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忙于清理天主教残留，无暇顾及犹太人和犹太教事务。另一方面，英国统治美洲大陆之后，更注重对美洲殖民地的开拓和发展，所以在政策上一直实行比较自由的政治和宗教政策，这对犹太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无疑使是十分有利的。受史料限制，我们只知道在英国统治时期，犹太人在美洲大陆共建立了六个比较大的犹太社区，分别在纽约、纽波特、费城、查尔斯顿、萨凡纳和蒙特利尔。在17世纪90年代的纽约，一个建有犹太会堂和犹太公墓的犹太社区已经形成了。^①犹太人以会堂-社团模式组织起来，按照犹太教的习俗，在犹太会堂学习和祈祷，承担起当地犹太人在宗教和社团方面的需要和责任。这一时期的纽约犹太社区人数较少，大多数从事手工业或是小店主，如肥皂制造商、皮革商、裁缝店主等。^②这也为纽约城市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些贡献。此外，犹太人在北美并没有遭受到他们在欧洲大陆所经历的反犹排犹的迫害，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人数十分有限，最重要的还是犹太人杰出的经商能力正是当时的殖民地所需要和鼓励的。

1776年的美国革命成为北美犹太人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大部分的犹太人都对北美独立持支持态度。战争爆发之初，犹太人就最先报名参军，并获得优秀士兵证书^③。犹太人在军需贸易方面也竭尽所能支持殖民地一方。如独立战争中著名的英雄哈伊姆·所罗门就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是费城商人和票据经纪人，他捐献全部财富以支援独立战争，且拒绝接受借据和利息。1914年，芝加哥市民为他塑立一座与华盛顿拉着手的雕像^④。美国犹太移民的这种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建国理念，《独立宣言》赋予了所有美国公民平等自由的权利，这正是犹太人长久以来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事实证明，犹太人的选择是对的。战后，《联邦宪法》（1787）和《人权法案》（1791）废除了“作为在美利坚合众国获得公职和公信之一种资格”的宗教测试，并禁止国会制定任何“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⑤，犹太人再不必因宗教上异于主流群体而受到伤害，至少他们能够在受到歧视时有权利保护自己。独立后，美国的犹太移民社团

^①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②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③ [以]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84页。

^④ 潘卫：《美国犹太人（1920-1950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⑤ 潘光等著：《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和影响》，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5页。

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犹太人向美国迁移出现小股人流是在 1820 年到 1870 年间, 根据非精确的估计, 从 1820 年到 1840 年间, 美国犹太人口增长了 5 倍, 从 3000 人增加到 15000 人, 而从 1840 年到 1860 年间, 它在 1840 的基础上增加了 10 倍, 达到 15 万人。到 1877 年进行的第一次“官方的”美国犹太去人口统计时, 美国犹太社区的人口已经膨胀到大约 25 万人^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德国犹太人, 欧洲革命的失败使犹太人想要获得自由平等的希望破灭, 反犹主义、人口过剩、失业、饥饿、邦国之间的动乱等因素使成千上万的德国犹太人涌进美国这片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土地寻找新的生机。这些德国犹太人大都文化素质较高, 分布在美国大中城市, 从事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 既有投资商、船主, 亦有大批的手工业者, 如皮革商、啤酒商、马具生产商等, 美国犹太人中至少有 50% 是商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这些德国犹太移民无论是在数量上, 还是在社会经济的影响力上都逐渐超过了塞法迪犹太人。此外, 随着美国犹太移民人数的增加, 犹太社团也在不断增多, 到 1860 年, 美国的犹太社团已经达到 160 个^②, 遍及 31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其中超过 1/4 的犹太人口都生活在纽约。德裔犹太人逐渐在社团中占据主导地位, 领导社团的宗教和日常生活。来自东欧的犹太人也慢慢进入美国, 根据一项资料, 从 1821 年到 1870 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有 7500 人定居美国, 在整个 70 年代约有 4 万多人来到美国谋求生路^③。

二、1881-1921 年的东欧犹太移民

几个世纪以来, 东欧一直是犹太人的重要聚集地, 1880 年, 俄国“栅栏区”的犹太人口就已经上涨到 400 万。一直以来, 俄国、加西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总是受到种种种族和宗教等方面的歧视和迫害, 纷纷逃往美国, 构成了美国犹太移民群体中数量庞大的东欧犹太移民。

从 1881 年开始, 先后出现三次大的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的浪潮。1881 年 3 月 1 日,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 而在被捕的几位嫌疑人中有一位是犹太女子赫西娅·赫尔夫曼, 这恰恰为把罪责推托给犹太人提供了借口, 本来就怀有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成见的俄国人迅速在全国境内掀起了一场反犹屠犹的运动, 数百犹太人被杀害, 成千上万的犹太家庭遭洗劫, 沙皇政府不但不加以制止, 反而制定大量限制、压制和驱逐犹太人的法令, 1882 年“五月法令”颁布, 迫使犹太人回到“栅栏区”, 俄国犹太人开始被驱逐。

^① 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第 335 页。

^② [美]乔纳森·D·萨纳:《美国犹太教史》, 胡浩译, 大象出版社, 2009 年, 第 59 页。

^③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 王海良、赵立行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 第 3 页。

这场大规模袭击犹太人的事件一直持续到 1884 年 7 月，仅俄国南部地区就有 200 多个城镇的犹太人遭到袭击，而在莫斯科，约有 2 万犹太人遭到驱逐^①。犹太人已无法在本国安身立命，只好选择移居他国。这次俄国的反犹浪潮迫使大批犹太人移居美国，掀起了第一次移民美国的高潮，据统计，在 1881—1891 年十年的时间里，移居美国的俄国犹太人数就达到 13.5 万。^②

第二次反犹主义高潮开始于 1903 年至 1906 年，随着犹太社会主义同盟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相继成立，沙皇政府加强了反犹主义的力度。1903 年的基什尼奥夫事件的爆发，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及其周边国家的集体迫害犹太人的浪潮，袭击犹太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直到 1906 年这次反犹主义浪潮才慢慢平息下来。^③大规模的反犹屠杀直接导致了俄国犹太人的第二次大迁徙，1904—1908 年，进入美国的犹太移民总数为 672000 人。^④

从 1917 年到 1921 年，随着俄国革命的爆发，第三次反犹浪潮兴起。虽然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对犹太人实行平等宽容的政策，废除了所有歧视犹太人的法令，苏维埃政府颁布《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中还明确规定取消对各民族由于宗教民族不同而受到的种种限制，帮助犹太人出版报纸、刊物，建立犹太剧院、学校，犹太人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和文化自治权。但由于当时局势动荡，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并不能够及时有效的得以实施。为了解决军费问题，同时也为了大发战争财，沙俄军队在战争前线肆意屠杀犹太人，抢劫他们的财产，在利益的驱使下，屠犹事件愈演愈烈，甚至波及到其他东欧国家。根据已知材料，仅在俄国就约有 530 个地区先后发生一千多起屠杀事件，有 6 万余犹太人丧生，伤者更是不计其数。^⑤走投无路之下，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不得不循着前辈的脚步逃往美国以寻求一席之地，到 1921 年，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人数就达 250 万之多。

（一）东欧犹太移民潮形成的原因

在解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出现的这场东欧犹太移民美国的浪潮的原因时，不得不谈到史学界、经济学界一个经典基础理论，即推拉移民理论。移民动因的推拉理论最早是在 19 世纪末由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莱文斯坦提出来的，他在试图解释国际间越来越

^① 徐新、凌继饶：《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637 页。

^② Rafael Medoff, *Jewish America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Reference Handbook*, ABC-CLIO, 2002, p.16.

^③ 徐新：《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第 190 页。

^④ Thomas Kessner, *The Golden Door: Italian and Jewish Immigrant Mobility in New York 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7.

^⑤ 徐新：《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第 191 页。

频繁的跨境移民规律时，提出国际间的人口流动并不是盲目的没有规律可循的，而是多种复杂因素的合力共同作用促成的^①。“推力”就是指原居住地种种排斥力，“拉力”就是移民迁入国的多重吸引力。虽然推拉理论自提出之日起便争议不断，见仁见智，有的学者认为该理论忽略了迁移者的主观能动性，有的学者对推拉理论的适用性产生怀疑，认为它并不一定能够解释所有的移民现象，但对于这些“自发主动”的东欧犹太移民来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用推拉理论来分析这场移民浪潮是恰如其分的。所谓“推力”主要是指诸如俄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反犹主义迫害，尤其是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之后掀起的反犹屠犹浪潮，迫使当地犹太人向外寻找出路，逃离所在国。所谓“拉力”是指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和它所宣扬的民主、平等的理念、工业革命后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发达的城市化建设等，都对走投无路的东欧犹太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1. 东欧的反犹主义运动促使犹太人移民美国

自古以来，犹太人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一直作为异教徒而饱受歧视和迫害，犹太人作为一个客居群体随时有可能面临所在居住国的驱逐和残酷屠杀，在东正教统治下的东欧国家尤其如此。从1881年开始，俄国的反犹主义甚嚣尘上，高潮迭起，并很快蔓延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他们不得不尽快逃离其所居住的地方，重新寻找居住地，东欧犹太人大规模的迁往美国，与其说是移民，毋宁说是一次类似于“出埃及记”的被迫集体大逃亡事件。

东欧国家和地区残酷的客观环境迫使犹太人逃离俄国、波兰、罗马尼亚，而业已完成旅程的兄弟给他们传递了希望之光，从美国寄来的书信常常洋溢着乐观情绪，尽管有时难免是强装的，偶尔“荣归故乡”的移民逢人便说“在美国致富的路子很多”^②。轮船公司的经纪人到处散发着意第绪语传单，欺骗无知者，在犹太人中间，美国被描绘成自由民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力劳动颇受尊重的乐园，深受苦难和迫害的他们自然而然会被吸引，进而产生强烈的向往之情。

东欧诸国出现的反犹迫害给犹太人造成的巨大的生存困境和心理恐惧，是推动大批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的最主要原因，此外，俄国革命导致的东欧社会混乱、政治动荡以及国内的经济困境也是犹太人大规模移民的推动力。越来越多的东欧犹太人不得不举家迁往他国，而美国在这时就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

^①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②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34页。

2. 来自美国的拉力

美国自独立以来，一直以自由民主平等为立国之本。美国宽松的政治制度、相对自由的宗教环境以及唾手可得的机遇一直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原因，这些对于一直处于压迫和歧视状态下，不知自由和平等为何物的犹太人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美国对于处境艰难的东欧犹太人来说，是充满希望和未来的地方，是可以开始新生活的地方，正如美国女犹太诗人艾玛·拉扎勒在自由女神的基座上所写的题词：

到我这里来，渴望自由呼吸的众生，
你们疲惫、贫困、蜷缩成一团，
到我这里来，落魄潦倒的人们，
被你们拥挤的国家所抛弃的人们，
把这些人，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们送到我这里来，
我举起我的火炬，伫立在金门之旁！

此外，美国一直奉行自由移民的政策，虽然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限制移民派开始限制移民的数量，并主要针对华人，但却并未不允许犹太人移民美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和工业革命，经济发展持续繁荣，蓬勃发展的工业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这对于东欧的犹太人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犹太人是一个有着群体互助传统的民族。美国的德裔犹太人等老移民逐渐站稳脚跟后，他们成立了一些慈善团体和犹太慈善基金会等帮助新来者和有困难的同胞。如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波士顿成立的青年希伯来协会（Boston Young Hebrew Association），其目的是为贫困的犹太人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促使全体希伯来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进步。1892 年，东欧犹太人在美国纽约成立的希伯来收容和移民帮助协会（The Hebrew Sheltering and Immigrant Aid Society），专门致力于帮助新来的东欧犹太移民，后来成长为闻名于世的犹太移民援助组织。美国的这些犹太互助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给新移民提供帮助，也为他们解决了一些后顾之忧。

（二）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规模

1881 年以后，东欧犹太人的大批涌入迅速改变了世界犹太人口分布结构。犹太社团是纽约历史最为悠久的移民团体之一，在 1881 年以前人数是相对较少的。1728 年纽约犹太人建立社团时，只有 17 个犹太男子在创建规则上签名，1820 年，纽约也只有 450 名犹太移民，占到纽约人口的 0.4%。1850 年，增加到 1600 名，到 1880 年，纽约的犹

太人数为 80000 人，占市人口数的 4%。^①但是这种情况在 1881 年发生巨变，为了获得生存和自由的东欧犹太移民大量涌进美国，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留在了纽约。1881—1891 年间，有 13.5 万俄国犹太人来到美国，1891—1914 年，有 1.3 万俄国犹太人移民美国。^②在世纪之交到一战期间，有约 150 万犹太人蜂拥而入。据统计，1910 年，有 110 万犹太人选择在纽约生活，到 1924 年，犹太人数达到 200 万，占整个纽约市人口的四分之一。据统计：这时期的东欧移民，有 71.6% 来自俄国，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17.6% 来自位于奥匈帝国的波兰地区的加利西亚省；4.3% 来自罗马尼亚。^③

表 1 1881—1914 年美国犹太移民的国家来源

	所有犹太移民		俄国犹太移民		奥匈帝国犹太移民		罗马尼亚犹太移民	
	数量（千人）	占有所有移民比例	数量（千人）	占有所有犹太移民比例	数量（千人）	占有所有犹太移民比例	数量（千人）	占有所有犹太移民比例
1881-1889	204.3	4.3%	139.5	68.3%	53.1	26.0%	7.6	3.7%
1890-1898	366.6	10.8%	279.1	76.1%	73.4	20%	6.9	1.9%
1899-1902	214.0	11.3%	136.8	63.9%	53.9	25.2%	20.9	9.8%
1903-1907	615.2	12.1%	482.0	78.3%	93.9	15.3%	27.4	4.5%
1908-1914	656.5	9.8%	519.7	79.2%	106.3	16.2%	17.3	2.6%
1881-1914	2056.6	9.4%	1557.1	75.7%	380.6	18.5	80.1	3.9%

资料来源：Simon Kuzners, *Immigration of Russian Jews to the United States: Background and Structure*, in George Pozzetta (ed.),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The Old World Confronts the New*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ers, 1991, p.39.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出，在短短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东欧犹太人不仅改变了纽约市的人口结构，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犹太人的人口分布特点。通过犹太社团规模和城市规模的对比，占到纽约市人口四分之一的犹太人，显然会在纽约社会各个方面发挥重要影响。

（三）纽约东欧犹太社团的建立

在 1881 年之前，就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东欧犹太人来到美国定居。虽然在 1820 年代到 1870 年代期间，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潮构成了美国这一时期犹太移民的重要部分，但也有少量东欧犹太人进入美国。据统计，从 1821 年到 1870 年间，有 7000 多名东欧犹太人定居美国^④。而到 1852 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东欧犹太人移民选择定居在纽约城的犹太人居住区即下城东区，并建了一座正统派的犹太会堂作为日常的祈祷和学习中心

^① Edward K.Spann: *The New Metropolis: New York City, 1840-185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6.
^② Rafael Medoff, *Jewish America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anta Barbara: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 Publication Data, 2002, p.16.
^③ Leonard Dinnerstein *Uneasy at Hom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9.
^④ [美]乔纳森·D.萨那：《美国犹太教史》，胡浩译，大象出版社，2009 年，第 55 页。

^①。另外，1870年代，大约15000—20000名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②，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纽约的东欧犹太社团随着东欧犹太人口的迅速增长而不断增多。

来到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都需经过埃利斯岛^③或纽约城堡花园进入美国境内，纽约作为移民入境第一站，有着充足的有利于犹太移民活动的经济机遇，特别是快速发展的工业和经济贸易，如布匹贸易等，而大多数犹太人一是没有钱旅行到更远的地方，二是纽约已经有老的犹太移民区存在，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与他们的宗教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切，能够确保他们的生存，所以这些东欧犹太移民不想也没必要走到更远的地方，直接就在纽约城定居下来。

越来越多的东欧犹太人涌进下东区，初来乍到的他们疲惫、落魄、孤独，迫切的希望加入犹太社团中去，因为只有在社团中他们可以在精神上找到犹太身份的认同感，进而可以获得物质方面的帮助，使他们在陌生的世界里不至于太过孤苦无依。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的消除他们作为外来者的焦虑感、孤独感和脆弱感。纽约最具影响力也最典型的犹太社团是建立于1730年的“以色列遗民区”，这个社团是采用塞法迪派犹太教会堂的传统，它成为全体犹太会众的精神象征。传统的犹太社团中最重要的机构是犹太会堂，只有建立起一个犹太教会堂，才标志着一个犹太社团的初步建立。纽约下东区的犹太会堂规模较小，人多地少的情况下，犹太会堂一般就在一间租回来的房子里，犹太人都可以在那里进行宗教活动。在1880年此类会堂只有约30个，伴随着大规模移居，犹太教堂的数量自然大大增加，到1890年，纽约市就有146座^④，在1907年，布鲁克林至少有90座犹太会堂和祈祷室，到1917年，纽约至少有700个这样的小会堂^⑤。

然而，美国的社会环境却使纽约的东欧犹太社团难以像欧洲犹太社团行使传统的权威。在东欧，以犹太会堂为核心的社团生活减轻了贫困压迫所造成的精神煎熬，而在美国，宗教权威并非能坚如磐石。尽管大批到来的东欧犹太人仍信仰正统犹太教，但犹太社团再也不能按照原始的宗教制度来构建了，下东区是一个世俗的社区。

欧洲大陆的犹太社团权利较大，它是社团内部成员与当地政府以及社团外部联系的

^①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

^② [美]乔纳森·D.萨那：《美国犹太教史》，胡浩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③ 埃利斯岛，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西南上纽约湾（Upper New York Bay），是纽约港内的一个岛屿。1892年开始作为移民中心开放，由美国联邦政府接管监理外来侨民事物，1954年11月被永久关闭，现成为美国移民博物馆所在地。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居民的前辈都是从埃利斯岛登上美洲大陆的。

^④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94页。

^⑤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纽带，但受到所在国政府的严格控制。在美国，犹太人不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和束缚，他们可以自由活动，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居住，不必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生活，而这也给社团组织严格控制社团成员的行为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在美国东欧犹太移民的日常生活中，社团不再保持他们神圣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再是必不可少的存在，欧洲大陆时期犹太社团领袖享有绝对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情况下，一种既能提供归属感又不用承担像犹太教会堂那样要求会众承担更多的责任的犹太社团组织——慈善机构便应运而生，这类非宗教性的犹太社团不会像传统的犹太教会堂那样严格限制犹太会员的行为，并监督他们遵守犹太教安息日和犹太教的饮食禁忌。诸如此类的犹太社团组织逐渐使美国犹太移民的社团生活从传统的犹太教会堂走向这些带有慈善性质的社团机构。

这些带有慈善性质的犹太社团机构大多始建于 1820 年后，为了给新到来的犹太移民同胞提供帮助，他们尽力给他们提供创业资金，为他们提供人脉资源，这也源于犹太人悠久的互助传统。纽约最具代表性也最持久的非宗教犹太社团莫过于布奈·布瑞思，即“契约之子”。布奈·布瑞思始建于 1843 年，由德国犹太移民商人在纽约创建的一个犹太商人自己的组织，被称为“美国第一个世俗犹太组织”^①。布奈·布瑞思社团为穷苦无依的犹太社团成员提供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成为那一时期犹太移民的精神家园。布奈·布瑞思社团逐渐发展壮大，分会逐渐遍布整个美国大陆，为每个需要帮助的社团成员提供住宿和其他帮助。此外，该社团还成为一个犹太人中小商人联合会，为那些需要帮助的犹太有志青年提供生意上的帮助，同时也可利用社团积攒的大量人脉发展壮大。

布奈·布瑞思社团虽然是一个非宗教性的世俗犹太社团，但它依然有着强烈的犹太性。该社团在纽约及其它城市的分会都一律使用希伯来语和犹太教来作为自己的标志，以表明自己的种族和宗教的独特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恪守犹太教的职责。该社团在犹太移民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设立学校、建设图书馆等都使犹太移民的精神文化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并更快的融入到美国社会中去。此外，和布奈·布瑞思相同性质的犹太移民慈善组织、青年希伯来协会等社团组织都经历了布奈·布瑞思相同的命运，欧洲大陆的旧的犹太社团生活模式已经不可能重现。美国犹太人建立的这种具有犹太特色的非宗教性组织，虽然也具有欧洲犹太社团的某些作用，但已经融入了美国社会文化的特色，成为美国化的或美国式的犹太社团。美国犹太移民对犹太社团的这

^① 魏啸飞：《美国犹太社团》，<http://www.xici.net/d74855365.htm>。

种创造性的变革方式可能并无先例，但这是他们积极探索和发现的一种吧传统的犹太民族特性与美国本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这也是犹太移民适应美国社会的必然结果。这些带有浓厚慈善性质非宗教社团组织给新移民提供多方面的帮助，由东欧犹太人成立的移民援助社团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就出现了。1881 年，希伯来侨民援助协会(HEAS)成立，成为身无分文的东欧犹太移民的栖身之地。1882 年，该组织由于资金和对移民粗暴等行为被迫自行解散，又过了 9 年，后来闻名于世的犹太人促进协会才在纽约成立。这是在东区一个商店里召开的一次会议的结果。接待移民通常是自助团体要做的第一件事。它们派会员参与接待工作，犹太人援助协会在移民接待站埃利斯岛上派驻一名代表，充当移民局官员与移民之间的媒介，因为移民不懂海关手续，又有语言障碍，难以对付。协会还为改善移民运输条件而努力，社团专门派出代表迁往运输公司，强烈要求他们改善轮船上恶劣的居住环境。协会制订了一套帮助移民投奔亲友的办法，一通过埃利斯岛上的体检，协会的代理人就为新移民带路，从众多守在岸边的骗子手面前经过，有的骗子手往往假装成虔诚的犹太人。希伯来收容和移民帮助协会（HIAS），它是东欧犹太在美国创立并靠自己的力量管理的首批团体之一，这个机构为新到来的移民作了许多具体的事情，包括在埃利斯岛派驻一名代表，充当移民局与新到来的犹太人之间的媒介，并为新到来的移民提供各种有帮助的服务，它还开办了一个针对新移民的职业介绍所；发行意第绪语言为主的月刊《犹太移民》，为在俄国获准进入美国的犹太人提供各种可靠的信息，并为他们解释美国的移民法规，及如何在艾利斯岛应对等等，这些点点滴滴的帮助在当时对东欧犹太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HIAS “带给移民们的不仅是实际指导，而且是一种感觉，即朋友和兄弟正在等候他们”^①。

到 1914 年，HIAS 已经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资金雄厚、威望极高、影响波及全国的慈善组织，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及一些重要的港口城市都设有办事机构，附属机构遍及全世界。“1912 年，设在东百老汇街 229 号的问询处全年接待的来访者超过了 15 万。同年，在其收容所得到过帮助的新移民数达 14992 人，其中 3000 多人得到了栖身之所”^②，有时移民人数过多，不得不出钱在别处为他们安排栖身之地。同年，还不定期举行协助归化会议，参加者接近 12000 人，安息日午后课有 4000 儿童参加。该协会还运用本群体的“压力集团”的作用，努力挫败本土主义者和官僚机构减少移民流量的企图。1911 年，纽约州议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建议遣返患有精神错乱症的侨民，协会的

^①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第 47 页。

^② 陈材林，《二十世纪初美国东欧犹太移民经济状况变化之探析》，<http://www.doc88.com/p-372880949190.html>

律师们便劝告该委员会说，来美国 3 年内得这种错乱症的移民不应在被遣返之列。

除了社会团体外，还有移民个人开办福利院，从事移民保健工作，其中以亨利街福利院最为著名。创办人德国犹太女青年莉莲·沃尔德(1867-1940)，毕业于纽约医院护士学校。1893 年，她开始为东区妇女办家庭护理班。在一次探视病人中，她深感犹太同胞生活之艰辛，因此决定搬到东区，“在那里献出自己的一生，充当护士、福利院院长，以及遭难者的伴侣。”她和布鲁斯小姐对病人不分贵贱，包括小儿腹泻、小儿麻疹、害虫咬伤、产后败血症、伤寒症、残废等各种病人。^①有负担能力的人少许收费，无力负担者则免费服务。该福利院发展很快，1898 年有 11 名全日制工作人员，其中 9 人是护士；到 1900 年有 11 名护士；1906 年有 27 名护士，1916 年福利院已拥有 50 万美元的财产，而且活动范围已远远超出起初的护理任务，当然护理仍然是中心任务，用于走访护理的年度预算高达七万美元，100 多名护士每年进行 22.7 万次的走访，她们的工作为移民解决许多困难。

移民进入美国后，很多方面得到移民自助团体的帮助。在美国历史上，络绎不绝的移民形成了自愿合作、共同解决社会困难的良好风尚。犹太社团以及非宗教性犹太社团组织都自发的行动起来，积极开展工作，帮助移民同胞在美国立足、生存。犹太移民社团不仅能最大限度地为新移民提供就业和住房等方面的信息，而且通过参与社团生活，使他们满足了精神上的需要。纽约的犹太社团和组织不仅帮助东欧犹太人在美国站稳脚跟，并且使他们在美国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而又陌生的地方找到了生存的意义。

（四）纽约东欧犹太社团的地域分布

移民在纽约的地域分布是指移民生活环境和地域布局的总和，表现形式主要是较为固定的移民聚居区或移民社区。地域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移民经济和社会地位，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 1820—1921 年的一百年间，是纽约历史上吸纳外来移民最多的一个世纪，移民居住区遍布曼哈顿的每个街区。每个移民群体都有自己相对集中的社区和生活区，而这些移民分布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随着商业区的扩展以及移民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东欧犹太移民到来之后，不约而同地涌进了纽约曼哈顿下东区。曼哈顿下东区（格兰德大街以北的东河边地区）在 1870 年以前是德国移民的天下。1870 年以后，大量东南欧移民进入纽约，也集中在城市商业区附近。1881 年开始，东欧犹太移民进入美国，

^①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第 55 页。

那些住有德国犹太人的社区成了他们的好去处，纽约成了他们最大的聚住地，他们挤入曼哈顿东南部地区，在这个本来已人口众多的贫民区内建立了封闭的犹太社团。托马斯·索维尔说：“犹太民族几千年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象在这里集结得人数多。”^①到1920年，在纽约生活的犹太人移民有1,643,012人，占纽约人口总数的29.2%。^①

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下东区的犹太人社团规模还很小，且东区大部分处在爱尔兰和德国移民的控制之下，东欧犹太人开始大规模进入纽约后，他们到处挤逼着他们所遇到的德国犹太人。到1883年，“埃塞克斯街和约克街上，已经塞满了俄国和波兰的犹太人，据说在一座16个两室套房的公寓里，住了大约200人……”^②不到几年工夫，下东区就成为纽约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在世纪之交时，随着新移民浪潮高峰期的来临，犹太人居住区人口越来越多，人口密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90年，犹太人的第十区人口密度为每英亩524人，1900年则达到652人。1900年，第七区人口8906人，第十区有71041人，第十三区有64164人。这三区共有犹太移民224,411人，其人口密度和家庭规模都高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移民，这三区成了一个“犹太城”。

东欧犹太移民上岸以后，首先选择的居住地当然是城市，尤其是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这种选择一方面是由于移民自身发展需要做出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被形势所迫的无奈之举。在欧洲时，犹太人的居住地被限制在城市的犹太城里，他们不被允许拥有土地，一直以经商为生，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找到他们生存的空间。老移民也曾经试图把人数众多的新移民表亲们分散到边远之地和内陆地区，他们提出一个分成三部分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将新来者迁出东海岸的大城市，安置在殖民地；将他们分散到农庄去；将他们运送到广阔的内陆城镇乡村中去。这项计划得到欧洲慈善家希尔施男爵基金会^③的支持，但由于犹太移民几乎不知道怎么耕作，加上自然灾害、经济衰退、领导不利等因素的影响，殖民垦殖计划宣告失败，他们又纷纷返回城市。在农村，他们看不到真正的未来。

东欧犹太人在下东区集聚有几个因素。一是社会文化背景的认同，社会认为犹太人应该住相同的住区。当移民上岸以后，几乎人人都知道新来的犹太人要到那儿去。一位纽约人就告诉一位年轻的犹太移民：“往前直走，一直走到你看到很有犹太人为止。”这

^① Chris McNickle, *To Be Mayor of New York: Ethnic Politics in the C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3.

^②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67页。

^③ 莫里斯·德·希尔施男爵，出生于德国，因修建铁路发了大财，在他的独生子死后，他把精力和金钱都花在帮助被压迫了上千年的犹太同胞上，他建立希尔施男爵基金，资助迁往美国的俄国和波兰的犹太人。

种情况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和社会认同，好象同族就应该住在一起。二是社会关系也使新来的移民和同族老移民有可能住在一起。实际上，1870年以后来的所有东欧移民都到了曼哈顿东南区。他们大多身无分文，被移民互助会的代表直接带到犹太人住区去了，或者是按亲友或雇主的意思来到了犹太人社区。“我该去往何处……我唯一有利的条件就是写有地址的一封信，我叔叔交给我这封信，让我带给他的一位朋友。我拿信给一位官员看了看，他给我指出了往东区方向。下午，太阳西移，我沿着百老汇街走去，白胡子老人们坐在门前台阶上，他们头上戴的便帽使我产生了如归故里之感……”^①三是民族内聚力的影响。民族内聚力就是同一民族的群体意识，不管是在贫民区还是商业区，抑或是边远之地，只要一个民族的固定居住区形成之后，都会吸引本民族相同层次的移民的到来。同时，环境的抹上和心理适应上的困难，迫使他们来美后走亲访友，或找同乡寻求帮助。同一民族共同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行为规范等因素像一块无形的磁铁把同一种族的移民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彼此关照和互相帮助的社团，尤其是新到来以及贫穷的移民的内聚力尤其强烈。四是宗教信仰的原因。犹太民族是以共同宗教信仰为立足根本的民族，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十分虔诚，犹太居住区只要有十人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可以建立会堂进行集体祈祷。犹太居住区内有自己的犹太会堂，按照犹太教规进行宗教礼仪和祈祷，犹太新移民能在下东区内得到文化认同和信仰的接纳，并享受到会堂和社团的各种优惠，接受帮助，遇到困难时互助组织会及时提供帮助。

下东区人口密集，环境恶劣，但幸运的是，东欧犹太移民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奋斗，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大多数移民逐渐搬迁到居住环境较好的地方。从1890年代开始，犹太社团内部开始出现社会分化的过程，东欧移民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陆续有犹太人搬出下东区，到上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布朗斯维尔和威廉斯堡去。因为那儿有布鲁克林大桥与中心商业区相连。二十世纪初，出现了若干讲意第绪语的百万富翁，那些获得成功、比较富裕的犹太人离开早期的贫民区搬到住宅条件较好的华盛顿高地、东布朗克斯、市政公园(Borough Park)和曼哈顿西区，也有的人搬到哈莱姆去居住。十九世纪末的哈莱姆尚不是贫民区，而是一个良好的中产阶级社区，居民大多数为犹太人^②。

东欧犹太移民基本上都曾在曼哈顿下东区破旧拥挤的公寓房里，甚至是棚户度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艰苦岁月，后来经过不断进取和个人奋斗，有些人最终圆了“美国梦”，从社会阶梯的最低层爬上了较高层。

^①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65页。

^② 林广：《从人口流变看纽约市哈莱姆贫民区的成因》，《华东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

（五）纽约东欧犹太社团的特点

1. 社团内以家庭为单位

与其他民族或族群的社区人口相比，东欧犹太社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社团几乎都以家庭为单位，父母妻子儿女在一起共同生活。不同的是，来到纽约的其他移民如爱尔兰移民和意大利移民，绝大部分属于年轻的男性，他们来纽约打工赚钱，然后返回家乡。从 1882-1883 年，有 64000 名意大利人来到美国，其中男性所占比例达到总人口的 88%^①。而东欧犹太移民却不同，根据联合希伯来语慈善机构收集的资料，在 1886—1898 年，纽约犹太移民中女性的比例占 42%，男女比例趋于平衡，且 16 岁以下的孩子占到犹太人的三分之一。^②较之其他欧洲民族或部族的迁居，犹太人的迁居更带有举家迁移的性质。当然，这种现象与他们所在的东欧国家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俄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反犹屠杀活动迫使他们不得不另外找一块土地建立新的永久性居住地，且犹太人也是一个家庭观念比较强的民族，所以犹太人只好举家迁移。

2. 宗教信仰存在差异

纽约的东欧犹太社团与主流社会以及老移民及其后裔的宗教信仰皆不相同。因美国移民种族繁多，信仰也各不相同，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美国社会与西方世界一样，宗教信仰是一种普遍存在且影响广泛的意识形态存在，不同的宗教信仰，导致不同教徒在世界观、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他们同这个时期的美国历史 and 美国人之间难免会发生矛盾。另外，1881 年以前的美国犹太移民及其后裔大都属于犹太保守派或改革派的信仰者，而这些东欧犹太移民在欧洲大陆时总是生活在中世纪保留至今的犹太隔离区内，犹太教的传统习俗和习惯已经融入他们的骨肉里，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到美国后，这些东欧犹太移民就构成了美国犹太移民中的正统派，使许多已被弃之不用的犹太传统习俗和宗教文化又重新盛行起来，这种新老移民之间宗教派别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3. 语言和风俗习惯不尽相同

东欧犹太移民大都来自俄国、波罗的海沿岸、波兰、罗马尼亚等地，他们与殖民地时期进入美国的塞法迪犹太人和 19 世纪进入美国的德裔犹太人都大不相同。从外表上看，东欧犹太人衣衫褴褛、不少男子身穿长长的黑袍子、蓄着大胡子；在语言上，他们

^① Thomas Kessner, *The Golden Door: Italian and Jewish Immigrant Mobility in New York 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30.

^② 林广：《移民与纽约城市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

操一种德语和希伯来语混杂的语言——意第绪语^①，还参杂着许多手势；在文化水平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处在文盲或半文盲状态。东欧犹太人不仅与美国主流群体完全不同，甚至同 1881 年以前进入美国并成功立足的犹太移民也差异明显。1885 年召开的匹兹堡会议就是老移民意欲向美国和世界宣称，已经适应美国文化的他们与那些正涌向美国海岸的犹太移民是不同的，不可将他们混淆对待。^②

^① 意第绪语：东欧犹太移民所说的语言，听起来有点象德语，但是用希伯来字母写成的，从右至左书写而成。

^②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33 页。

第二章 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社会生活

一、东欧犹太社团的组织模式

在移民的社团生活中，犹太会堂是唯一天经地义的机构。^①尽管世俗思想已经兴起，东欧犹太人普遍有厌倦冷漠情绪，但谁也无法预言什么时候会堂不再是犹太生活的中心。在纽约，生活的重担迫使人们可能容易忽视上帝，但人们并没有完全忘记他。虽然严守犹太教礼仪的只是少数，但犹太人的特性在东欧犹太人身上一直是比较浓郁的。

犹太社团依据犹太教律法进行自治管理，并确立了犹太教在社团中的地位，对悖逆犹太律法的犹太人进行惩罚正是犹太教在社团中权威性的体现。虽然纽约的东欧犹太社团并不能像在欧洲那样拥有完全自治权，但他们仍能对违背犹太律法的行为进行惩罚。犹太社团通过选举犹太人委员会对社团内部进行自我管理。社团由一个帕那斯^②和若干名助手共同管理。一般情况下，犹太社团自治的范围主要限定在犹太人的婚姻家庭生活、犹太人内部的经济问题和法律纠纷以及社团内部的管理问题，并不涉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法律争端。

东欧犹太人一般遵循旧欧洲大陆的习惯制定严格的制度，约束社团成员的行为，以确保犹太社团的独立性和凝聚力。社团对犹太移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规定，如衣着、诵读事宜、严守安息日、饮食禁忌、婚姻行为等。为了维护犹太教礼仪，严守犹太教饮食禁忌，社团会有屠宰员和监督员。此外，犹太会堂设有公墓、学校等公共设施。同时，犹太社团有权利和义务对那些不遵守社团规定和宗教禁忌的社团成员进行与其过错相适应惩罚，如果惩罚过程中发生任何纠纷或争吵，社团内部就会组成一个由帕那斯和其他五人组成的社团委员会，在委员会面前解决纠纷，否则会失去在犹太教会堂里的地位。这种情况和欧洲大陆犹太社团的自治法庭有很多相似之处。犹太人相信，无论在何处，一个功能健全的社团组织不仅能够为犹太移民提供归属感和存在感，而且还可以为需要帮助者提供帮助，同时这也是保持犹太民族特性的最好方式。

此外，20世纪初的纽约，各类社团、慈善组织、同乡会等名目众多，他们虽都为初到的犹太移民提供了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帮助，但随着犹太移民人数的增多，反犹太主义的情况时有发生，各类社团组织往往各行其是，不能统一行动，形成强有力的犹太人后盾。为此，东欧犹太社团一直在试图创建一个能够代表全程犹太人利益的联合组织——

^①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79页。

^② 帕那斯，这一称呼起源于拉比时代早期，社团领袖，依据社团成员的共同意志进行管理，发挥领导作用。

—“开希拉”(Kehilla)。1909年,来自犹太会堂、移民同乡会、犹太复国主义分支组织、宗教社团等各类组织代表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最终选出了25名执行委员会组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执行委员会,其中有中欧贵族,也有东欧犹太人。这个社区组织虽然宣告成立,但是它被赋予的权利却模糊不清,成立后,在年轻的改革派拉比J·马格内斯的领导下也曾盛极一时,但它从未在东欧犹太移民中间树立自己的权威。其原因一是管理机制的松散,效率低下。一位基层的工作者在1915年向大会报告时称:基本上每年“开希拉”只有在召开大会前才让他们的下属犹太团体上报代表名单,且每位代表还要收取五美元的费用。二是“开希拉”从未将纽约所有的犹太社团组织真正统一起来。虽然“开希拉”也极力宣传号召,邀请更多的犹太人组织团体加入,但它始终无法将纽约大部分犹太组织力量整合起来。“在1915年召开的“开希拉”代表大会上仅仅有341家组织派出代表来参加会议,而这已经是该组织拥有成员最多的时候了”^①,且“开希拉”在帮助犹太人更好地生活上并没有多少贡献。

虽然“开希拉”的宗旨在于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犹太人自治机构,通过规划新移民、裁决宗教纠纷、鼓励守安息日,监督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事物的生产,控制犯罪等行为达到保护犹太人利益的作用,但它始终无法协调好纽约大部分的犹太社团、人群之间的利益关系。此外,大量出现的慈善组织、移民同乡会、互助组织等已经能够满足犹太移民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的需求,所以,“开希拉”不管怎么尝试和努力都无法赢得全部纽约犹太移民的支持,该组织于13年后以失败告终。

二、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经济生活

19世纪80年代起,到达下东区的东欧犹太人大都一贫如洗。犹太人初来乍到,他们渴望工作,以此维持生计并期提高社会地位。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走卖商。在汽车等交通工具发明并大量使用之前,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和流通,离不开这些勤奋的犹太沿街叫卖商。他们出没在各个经济公寓附近,出售各种小日用品,或者沿街叫卖手推车上的货物。这些小型的移动摊点几乎无所不卖。犹太同盟后来的骨干人物B·维恩施坦回忆说,在八九十年代,纽约的犹太人“没有不走卖兜售的物品”。“除了思想,他们卖鱼、面包、水果、牛奶、锡器铜器……每个走卖商都有自己的腔调,比如上釉工是信正教的犹太人,用一种抑郁的声调叫卖他们的瓷器。”^②在城市叫卖是非常艰难的生计,但是这些小商贩还是希望能通过此举提升自己,结果常常令人失望。不过,他们的孩子却往往

^① 樊于俊,《20世纪初纽约犹太社团一体化的尝试--开希拉公会》《商品与质量》2011年5月刊。

^②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78页。

能够成为店主、记账员、店员。

19 世纪后期著名的意第绪语作家布劳施泰因曾写道：“那些不愿或不能在缝衣业工作的人就上街走卖。”来到纽约的大部分东欧犹太人都进入服装业。作为工人、承包商、转包商和生产商，他们控制了男装和女装业，即所谓的“衣业贸易”。在 1890 年，据估计有 60% 的工人在服装业工作，约 8% 为技术工人，另有约 30% 是店主或零售商^①。但在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成衣业的工作环境是及其可悲的。这些被成为“血汗工厂”的生产车间，卫生条件极差，报酬低，工作时间长，然而还是有数量惊人的犹太移民蜂拥进入缝衣业。1890 年，希尔施男爵基金会对东区的 10 万犹太人进行了一次调查。接受调查的 25,000 名有收入的犹太雇工，其中有 12,000 人为缝衣工，在后来的 10 年中，该行业中犹太工人的数量还稳步增加。1900 年，被调查的 35,000 名女工中，40% 以上的人和同类别 191,000 名男工中近 20% 的人一样，登记为缝衣工。^②东欧犹太人的命运与缝衣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究其原因，一是大多数犹太人在东欧当过工人，有一点裁缝的经验，在作坊里不必会英语，二是缝衣作坊里东区街道较近，且雇主多是犹太人，最初主要是德国人。到世纪之交，东欧人渐渐多起来，还有数以千计的童工。

在 1880 年，该行业的产量为数百万件，到 1924 年，就上升到数十亿件。缝衣工厂的工时很长，在八九十年代，加工者每周工作 60 小时以上，承包商每周 84 小时。^③从早上 7 点干到晚上 11 点，旺季时还要加班，许多工人把材料带回家，一直工作到凌晨 3 点钟。由于大规模劳动力的出现和血汗工厂的涌现，直接导致了工资的猛跌。1885 年，纽约劳工统计局报告说，“最优秀的工人每周拿 10 美元，而该行业雇佣女工每周挣 3 到 6 美元”^④。到 1890 年，缝衣业的周平均工资为 7.97 美元。这些血汗工工作环境很差，高温且不通风，昏暗的照明设备，脏乱的地板，有的作坊“每 85 名工人只有一个厕所”。

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人逐渐向专门职业推进，第二代犹太人大多已离开了血汗工厂。1891 年，纽约还只有十几个东欧犹太人当医生或律师，牙医和教师的人更是屈指可数。到 1900 年以后，就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晋升到专门职业的行列。有一项研究表明，1900 年住在纽约的俄国移民（大多数为犹太人）中，第一代男性移民在加工业工作中占 61.2%，经商者（包括走卖商）占 27.5%。第二代的百分比发生了惊人的变化：32.6% 的人从事加工业，57.8% 经商。20 年代中期，专门职业中受雇的犹太人占 9—10%，受雇

^①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41 页。

^②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第 146 页。

^③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第 81 页。

^④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第 78 页。

为职员的犹太人占 16%，不到 50%的犹太人受雇于加工行业。^①

据里斯琴研究，1899-1914 年，66%受雇的犹太人移民都有工业技术：犹太人在 46 个行业中 26 项里占首要地位。

表 2 犹太人移民在纽约各行业从业人员百分比^②

工种	百分比	工种	百分比
制帽	80	制革、车工	30-50
毛皮加工	75	照相师、制鞍工	30-50
裁缝	68	锁匠、屠夫	30-50
装订工人	68	宝石匠、玻璃工	30-50
手表工人	60	油漆工、釉工	30-50
磨坊主	60	钢铁厂以外的金属制造工	30-50
制烟工人	55	内衣工	30-50
白铁工人	55	女服装裁缝	30-50

从上表可以看出，犹太移民所从事的工种较多，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且在制帽、毛皮加工、裁缝、装订、手表、磨坊、制烟和白铁八个行业占主导地位；在制革、油漆等十几个行业里也占重要地位。这些职业都是属于熟练工种或是技术工种职业。除了上述职业之外，犹太人的职业还有：制衣工人、杂货店老板、小贩、面包师等。通过几十年的艰难奋斗，东欧犹太人经济生活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三、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社会生活

从 1881 年开始，第一代东欧犹太人到达美国时的生活都是十分贫困的，尤其是 20 世纪左右到达的移民，状况更加悲惨。下东区贫民窟的物质条件是骇人听闻的，人口密集，卫生环境极其恶劣。由于大量东欧犹太人的聚集，一些地产商们纷纷建造经济公寓。在 19 世纪 40 年代，成千上万的移民接踵而至，一排排独户住宅被改造成多户居住的单元套房，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哑铃式”套房成立东区住房的典型设计模式。这些公寓大多数是常年不见阳光的，房间总是又闷又暗。每层楼通常只有一个水龙头供应用水，唯一的下水道是污水通道，犹太人居住区总是污浊不堪，臭气熏天，疾病流行。在东区，最令人恐惧的疾病是当时被称为“白色瘟疫”的肺结核。人口密集和卫生不良导致犹太移民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1906 年，东区犹太居民中每千人中就有 12 人处在肺结核病的折磨之中。^③

^① [美] 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第 159 页。
^② William. E.Mitchell, *A Study of New York City Jewish Family Clubs*, Mouton Publishers, New York, 1978, PP.34-36.
^③ [美] 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第 142 页。

初到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由于语言、文化、技术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只能充实社会最底层的制造业工作，工作时间长且工资水平低，赚的钱也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为了节省房租，几乎每个移民之家都会接受若干寄宿者。这种寄宿制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为通常为那些未带家眷的单身移民提供暂住之所。在下东区的公寓里，一个几口之家通常都会有几个寄宿者，可能是亲戚、朋友或是陌生人，这些寄宿者会付一定的租金，虽然微乎其微，但这也许会成为这个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一位移民记得，“艾伦街的一个两室套房里住着夫妇俩，6个孩子，还有6个寄宿者。夜间，在那蟑螂成灾，令人窒息的两个房间里，我们都竭力争取睡一会觉。”^①寄宿制也带来严重的移民家庭问题，爱情受挫、家庭破裂、痛苦的婚姻和无情的子女，遗弃的事件屡屡发生。1912年，纽约的犹太移民中，有561例遗弃案，这还不包括很多未被发现的案例。^②

值得庆幸的是，犹太移民的这种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随着职业的变迁和收入的提高，尤其是第二代犹太移民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很快改变了这一困境。20世纪初期，东欧犹太移民开始搬离拥挤不堪的犹太区，住进美国式的豪华住宅区，“19世纪20年代，只有不到10%的纽约犹太人居住在这里”^③。同时，犹太移民也能够享受到较好的食品、服装、住房和美好的城市生活。

四、纽约东欧犹太移民内部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在犹太传统中，家庭被认为是犹太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保障。正是犹太家庭给予了犹太人自身的身份和宗教认同，家庭通过日常的家庭生活和具体的犹太教节日如安息日等来教育下一代，犹太人才能够在外族文化的包围中依然坚守自己的传统习俗、保持自己的犹太特性。可以说，正是犹太家庭的稳定性保证了犹太身份和认同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家庭一直以来都是犹太社团的基石。在东欧犹太社团中，父亲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而犹太母亲常常成为家庭的情感中枢。当大家都来寻求慰藉时，她可以安然消除各种紧张不安，也有一些犹太母亲也或主动或被迫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在纽约城市的喧嚣中，传统犹太家庭模式难以长久延续，许多犹太父亲被羞辱、无助、郁郁不得志，而犹太母亲由于从来没有自视为社会精英分子，反而没有像丈夫那样遭到社会地位和自我感觉上的惨跌，她关心的只是如何填饱全家人的肚子这类实际的问题。

对于犹太移民母亲和家庭而言，食物一直是生存的中心问题。母亲为全家衣食而四

^①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86页。

^②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71页。

^③ Leonard Dinnerstein: *Uneasy at Hom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0.

处奔波，力图少花钱多办事，为买一磅肉外赠几根骨头，不惜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这种地方。此外，犹太家庭主妇锅灶旁的形象渐渐变得高大起来，她将安慰、激励、鞭策留给其他家庭成员，顶住各种异地散居的种种压力，调解纠纷，安抚伤痛，为全家撑开了一张保护伞。在早期移民时期，犹太妇女大多数是文盲，但她们在繁忙之余竭力学习，阅读尽可能多的书籍。到 1904 或 1905 年以后，为数众多的犹太女子已能阅读，有少数人甚至能直接阅读俄国文学作品或意第绪语译本。^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东欧犹太移民生活中，寄宿者成为他们家庭生活不可避免的参与者，这也是美国这个社会环境赋予犹太家庭生活新的元素。这种寄宿制也不断冲击着传统的犹太人家庭体制，造成家庭破裂、两代人冲突等矛盾。

婚姻是犹太人生活秩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所有犹太家庭成员必须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在犹太教中，如果不成立家庭就是一种对神的背叛，而且犹太教对婚姻问题有十分严格的规定。犹太教规定所有的犹太人都不得与外族通婚，以保证血统的纯正和犹太性的延续，这种“内婚制”也的确成为犹太民族千年“流而不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拥有同样犹太身份和犹太教信仰的异性才能婚配，以保证犹太血统的纯正。一旦犹太社团内部有人实行族外婚，就会收到惩罚，失去犹太人身份。东欧犹太人来到美国这片自由民主的土地上，虽难免受到美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数十年间，婚姻观念并未来得及发生大的变化。虽然犹太人最终普遍接受了族外通婚的观念，但这势必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 1900 年始，98.92% 的犹太人选择族内婚。^②

五、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教育状况

犹太人历来重视教育，尊重知识。教育在犹太人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流散过程中，犹太人随时有可能远走他乡，财富随时都有可能一无所有，只有知识是夺不去、丢不掉的，这种心理使犹太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移民美国的东欧犹太人大都一无所有，但为了让子女获得在美国立足和发展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甫一踏入美国，就在教育上投入少见的热情。对于他们来说，“教育仍然是通向成功的途径，他们求知的热忱虽然古已有之，但在美国更加蔚然成风。”^③

犹太人教育分为两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在家里接受启蒙教育和宗

^① [美] 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第 168 页。

^② 邓蜀生：《美国犹太人同化初探》，《世界民族》1989 年 02 期。

^③ [美] 杰拉尔德·克雷夫茨：《犹太人和钱》，顾骏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 年，第 42 页。

教教育。学校教育则便于他们掌握处事原则和谋生技能。在纽约的东欧犹太子女都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的学校教育，即传统的希伯来学校教育和公立学校教育。

（一）希伯来初级学校

犹太新移民社团清楚的知道，忽视犹太教育会是一场灾难。阅读希伯来文的能力被认为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特征，所以，他们竭力寻找办法用犹太科目来教育儿童。但现实却是，希伯来初级学校由于缺乏资金、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而饱受诟病。这些希伯来初级学校通常在晚上授课，教室通常设在公寓套房或地下室，有时连一块黑板都成奢望，初级学校教师们反复朗诵希伯来语字母来训练学生，并试图培养孩子们适应犹太会堂礼拜仪式的能力，然而能勉强学好希伯来语的小学生却少之又少，他们机械地朗读着不知所云的希伯来文。这些犹太学生已经在公立学校呆了一整天，对于占用他们仅有的玩乐时间的希伯来学校深感痛恨，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对立十分严重，大多数学校每年辍学的学生达半数以上。纽约市 1917 年以前做的调查表明，只有为数不多的犹太儿童还在接受犹太教育，一度大约只占 23.5%。

（二）纽约公立学校

这种公共学校教育制度最初是为了应对移民子女中出现的高犯罪率问题。由于大批移民子女失学在家，增加了纽约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为了维持城市社会安定和促进城市建设发展，纽约城市管理当局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开办公立学校。1853 年，纽约教育委员会成立，培训了大批教师，为无数儿童提供受教育机会，也有效的提高了移民文化水平，维护城市社会秩序，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

犹太人对教育的重视加上美国无偿的公共教育制度无疑为犹太人提供了接受教育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对几乎所有犹太人来说，免费的公立学校成为他们的首选，这是他们融入美国社会、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一步，犹太教的传统教育他们虽然也没有放弃，但明显要让位于公立教育了。犹太人把教育看作是通往成功的一条途径。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改变现状，大多数犹太移民都把这种希望放在子女身上。在美国，即使极其贫困的犹太移民，他们也让孩子尽可能地接受教育。为此，东欧犹太移民在杂货店或糖果店从早到晚的忙活，不辞辛劳地到处推销商品，或是在“血汗工厂”里辛勤劳作，拼命赚钱来送自己的子女进学校读书，并尽量送孩子到公立学校去读书。由于美国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影响，美国的教育体制也趋向机会均等，这种不以宗教取向为标准的公立学校教育体制不会把犹太学生拒之门外。对美国的犹太移民来说，

最大的恩惠莫过于开放性教育^①。“在 1908 年，在纽约城的高中生有 1/3 的犹太人，然而，10 年后，这个数字像额外的移民浪潮一样增长到了 53%。”^②东欧犹太移民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大幅增加。1918-1919 学年，纽约大学和学院的犹太学生人数达 7148 人，而全部学生人数为 18,552 人。约有四分之一的犹太学生选修了财经课程；在医学和法律方面，犹太人的比例是非犹太人的 2 倍；在牙科方面，接近 3 倍^③。事实上，教育也确实改变了东欧犹太人的境遇。许多第二代犹太移民脱离了父辈的职业，进入白领阶层。

“根据托马斯·克斯纳的抽样分析，1880 年犹太移民子女中高级白领职业者只占 0.6%，到 1905 年上升为 5%，其中大约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专门职业者，包括医生、牙医、工程师、药剂师、律师和教师”^④。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是美国东欧犹太移民在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上升的比其他移民种族快得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美]杰拉尔德·克雷夫茨：《犹太人和钱》，顾骏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 年，第 42 页。

^② Rafael Medoff, *Jewish America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BC-CLIO, 2002, p.43.

^③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第 160 页。

^④ Thomas Kessner, *The Golden Door: Italian and Jewish Immigrant Mobility in New York City, 1550—19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第三章 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社会地位的变化

犹太民族在流散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无论是在文化上、宗教上还是行为习惯上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定和准则，这也使得犹太民族一直表现的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些初到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在语言、习俗、服装、宗教信仰等方面与美国主流社会天差地别，甚至跟塞法迪犹太人和德裔犹太移民这些老移民都显得格格不入。

一、东欧犹太移民与德裔犹太移民之间的关系

纽约的犹太人虽同属一个种族，但新老移民之间却泾渭分明。早期移居美国的塞法迪犹太人和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大量进入美国的德裔犹太人属于老移民，他们在东欧犹太移民大量到来之前已成功地融入美国社会中，与新到来的东欧犹太移民之间有较大差异，在东欧犹太人大量到来之后，就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犹太社团。老资格的本地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组成德裔犹太社团，东欧犹太移民及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组成东欧犹太社团，由于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两个犹太社团之间关系也错综复杂。

（一）两个犹太移民社团之间的冲突

东欧犹太人到来时，已经到新大陆的德裔犹太人已经是第二、三代移民了，他们已经适应并融入美国社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并上升为美国中产阶级。此外，他们在许多方面确实与东欧犹太移民不同，无论语言、行为还是穿着、生活习惯都与他们所实践的美国生活格格不入。

德裔犹太移民预感到处于赤贫状态的新移民的到来会影响其社会地位，打破他们与美国社会之间平衡局势。为应对东欧犹太移民可能带来的危机，美国的犹太移民一方面与西欧、中欧犹太领袖们召开国际会议，敦促东欧各国统治者解放其境内犹太人，美国国务卿和领事馆官员曾多次要求东欧政府不要虐待他们境内的犹太臣民，但均已失败告终。另一方面，1885 年，改革派拉比领袖召开匹兹堡会议，迫切希望与新移民划清界限。

尽管多数德裔犹太人对东欧犹太人存在反感，并试图把他们安置在偏远的地区，但德裔犹太人的慈善组织还是压倒了一切。围绕着寻找帮助大批东欧犹太人在新世界找到立足之地的最佳方案，两个犹太社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时而如兄弟，时而如仇敌的斗争。德裔犹太人建立起各类慈善组织，以帮助东欧犹太移民，但是他们对东欧犹太人总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决不放弃他们的领导权，这让许多东欧犹太人感到不满。一旦东欧

犹太人的经济状况好转，他们就需要获得承认和权利，东欧移民办起了自己的慈善机构，如希伯来收容和移民帮助协会（HIAS）和同乡互助协会等。这些组织都是东欧犹太移民自己建立的最重要的自助组织。到 1917 年，纽约已有 2000 多个这样的组织。^①这些组织为新移民成员提供社交、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无息贷款救济、疾病和医疗帮助、失业救助等，并且协会有集体的墓地。但是同乡互助协会拒绝罪犯、赌徒、酗酒者和性病患者入会。在这里成员之间的分歧可以得到仲裁。两种截然不同的犹太社团和两种文化冲突不断，最终走向分裂。

（二）两个犹太移民社团之间的合作

虽然新旧移民之间存在不少矛盾和冲突，但他们在面对犹太人的责任和义务时，还是放下成见，共同承担。老移民在帮助东欧犹太移民立足美国并融入美国方面功不可没。这主要是考虑到，尽管在他们眼中犹太人有东欧犹太移民和德裔犹太移民之分，然而在非犹太人眼中犹太新移民问题会是影响整个美国犹太人的问题。面对数量庞大的新来者，已立足的美国犹太人义不容辞的承担起帮助他们的义务。

德国犹太移民对他们的帮助主要通过建立一些犹太慈善团体以及各类组织，帮助东欧犹太移民安身立命。移民初期，德国犹太移民领袖就在慈善团体的帮助下，先后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拓荒地，便于将大量移民安置在内陆乡镇中去。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解决方案都未能成功。此外，德裔犹太人还和东欧犹太移民一起建立了一些移民援助组织，如前文提到的“约言之子”、希尔施男爵基金会等，以帮助东欧新移民。尤其是在排犹法案制定时期，富裕院外政治经验和技巧的德国犹太人更是与东欧犹太人联合起来，抑制排犹法案的出台。1911 年，纽约州议会小组委员会建议遣返患有精神错乱症的侨民，德裔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通力合作，劝告该委员会应把来美国三年内得这种错乱症的移民排除在被遣返之列，只要能证明他们的错乱症是抵达美国后由某一事件引起的即可。1913 年，他们又联合起来有效地制止了要求对移民进行一种文化测试的伯内特法案。

虽然，德裔犹太人在面对东欧犹太人时，不免颐指气使，流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上层中的犹太人，但不可否认，东欧犹太移民在抵达初期的确得到德裔犹太人的照顾和帮助。这些老移民们帮助新移民融合美国文明和犹太文明，为他们的美国生活开辟了先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犹太人，对彼此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只不

^①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78 页。

过他们都纠缠于谁被谁领导的问题。

二、纽约犹太社团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关系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新旧生产关系的更替带来更多新的发展机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猛增，经济危机的频发，工人罢工斗争不断高涨，失业率和劳资矛盾日益加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东欧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许多本土美国人对犹太人采取了敌视态度。

（一）东欧犹太人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冲突

反犹主义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一种普遍的反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历史现象。在犹太人移民美国后，反犹主义也随之出现，不过由于犹太移民人数较少，反犹主义不甚明显。随着大批东欧犹太移民的涌入，一直处于潜伏状态、零星出现的美国反犹主义渐成上升趋势。在种族主义、宗教偏见、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反犹主义不断掀起新高潮。

1. 反犹主义兴起原因分析

第一，东欧犹太人大批涌入美国是反犹主义激化的直接诱因。1881 年以后的几十年间，东欧犹太移民人口剧增，直接导致了美国反犹主义的激化。1880 年，全世界有 770 万犹太人，其中 600 万居住在东欧，只有 25 万居住在美国，到 1920 年，全世界的犹太人中有 23% 生活在美国。^① 他们与西、葡和德裔犹太人大不相同，东欧犹太人文化程度较低，生活贫困、语言不同且没有一技之长，到达美国后，他们在衣着和饮食上大多依然保持原有的特殊习惯，且仍聚集在一起。纽约市的曼哈顿南端，是东欧犹太人聚住的地方。“一座 16 个两室套房的公寓里，住了大约 200 人。”^② 刚到美国大陆的东欧犹太人只能去制衣作坊或作走卖商，这些犹太小商贩或店主走家串巷，敲门等候，兜售商品，以期哄骗家庭主妇，关于犹太人的“夏洛克”的传统形象凸显出来。对于美国人来说，犹太人似乎笼罩着贪婪和欺骗的外衣。^③ 大批犹太人涌入，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也使得劳动力价值大跌，且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工会组织和新移民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东欧犹太移民往往成为罢工运动的破坏者，美国主流群体对这些

^① Gerald Sorin: *Tradition Transformed: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America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4.

^② [美] 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83 年。

^③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6-27.

东欧犹太移民自然产生一种反感。

第二，犹太人经济上的成功引起美国主流群体的不满。犹太人在经济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历来就是反犹主义者攻击和反对他们的重要原因。美国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虽然贫困、无知、对美国社会一无所知，但他们刚从沙皇的暴政下逃脱，他们对新生活的渴望比其他任何移民群体都要强烈。他们虽然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却兢兢业业，勤奋节俭，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善。东欧犹太移民中迅速崛起了一批富裕的装业主、商人、房地产开发商等，他们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到第二代犹太移民时，他们多已跻身中产阶级行列，成为“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和价值观的商人和专业人士”^①。犹太人甚至占据了许多商业、工业、贸易部门的领导职位，犹太人是“美国经济的攫取者”^②的观念日益突出。在19世纪末的美国经济危机频发，在很多本土美国人看来，城市贫民窟里孤苦无依的“新移民”，既是正在扩散的社会病痛的症状，也是其成因^③。东欧犹太移民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使得美国主流群体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美国人极力排斥犹太人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公开歧视犹太人，很多行业都表明不招聘犹太人。

第三，宗教差异导致冲突加剧。犹太教一直是犹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也是犹太人千百年来“流而不散”至今仍保持其民族特性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历史上的反犹排犹运动最初就是以宗教信仰的差异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仇视和厌恶，在宗教差异的基础上加之以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等，从而逐渐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仇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人类发展史上的非正常的集体潜意识。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群体使美国形成了居民成分和文化生活上的多元性特征，但从本质上讲，美国仍然是一个基督教为主体的国家。自新大陆开辟以来，基督教徒一直在外来移民的人口比例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很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发挥重要作用的人都是基督教的信仰者，而在欧洲社会中最初对犹太教产生排斥和反对行为的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有敌视其他宗教信仰的传统和倾向。“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偏见之中，很少有基督徒不曾轻视过亚伯拉罕的子孙，传教士从来没有停止过强行要求犹太人改宗，以拯救他们的灵魂，同时灭绝犹太教。”^④美国作为一个基

^① [美]雅各·马库斯：《美国犹太人 1585-1990 年：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49 页。

^② 石涵月：《美国历史上反犹主义的宗教文化根源》，《世界民族》2005 年第 5 期。

^③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83 年，第 111 页。

^④ [美]雅各·马库斯：《美国犹太人 1585-1990 年：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18 页。

基督教文化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国家自然就为反犹主义兴起和高涨提供了种种可能性。犹太人非常虔诚的固守着自己的宗教信仰，犹太教有一套成文的行为规范，指导着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无论是饮食上的禁忌，婚姻上的内婚制，还是固守安息等传统的保持都使得东欧犹太移民与美国社会区别开来，宗教信仰的差异在犹太移民和美国社会之间都竖起了一道屏障。20 世纪初期，在美国国内经济危机和其他矛盾的综合作用下，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

第四，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影响。美国反犹主义的激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交织在一起。种族主义为反犹主义者提供了“理论”支持。19 世纪 80 年代蜂拥而至的东欧犹太人无论在相貌上还是衣着、行为上都与其他人不同，当时美国的主流群体中有不少人声称，犹太人属于劣等“混血”人种，同时，有些优生学家和白人种族优越论者大肆宣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性，强调美国人和“劣等”种族混血的危害性，他们常将犹太人划归为东方人种，认为他们带有蒙古—哈萨克血统，是不能完全被同化的^①。麦迪逊·格兰特在他的著作《伟大种族的逝去》中，宣扬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美国人原本是由基因纯正、人中优越的日耳曼种族构成的，他们拥有洁白的皮肤、金黄的头发、挺直的鼻子和优良的道德品质，但他们将会因低劣的欧洲人种，如中欧的高山型白种人，地中海人种和最低劣的犹太人的侵入而变得混血。”种族主义者从优生学、遗传学等角度呼吁“种族纯洁”，在他们的影响下，美国一些著名的小说家、记者、政治家、学者都纷纷发表反犹言论，反犹主义在美国社会一时间甚嚣尘上。

2. 反犹主义的表现

在经济因素、种族矛盾、排外主义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东欧犹太人与美国主流社会的矛盾加剧，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表现出各种激烈的反犹主义情绪和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限制犹太移民的数量。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蜂拥而至的东欧犹太人非常引人注目，排外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纷纷致力于制定限制移民数量和质量的严格的法律法规。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并不单独针对犹太人，但这种限制移民的政策仍对犹太移民造成了很大伤害。排外主义者以识字率、疾病、智力是否低下等作为限制移民的手段。“移民到达纽约之日同最后的审判日无比相像，他们得证明自己适于进入天堂。”^②虽然数十

^① David A. Gerber, *Anti-Semitism in the American Histo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p.108.

^②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年，第 42 页。

年间，美国社会中的自由移民派和限制移民派始终进行着斗争，众议院还是通过了一系列限制移民的法案。1891年，一项法案在“受排除类别”中加入了赤贫者、一夫多妻者、“脏病或恶性传染疾病”者以及由别人代付船票的人，这里的有些规定让犹太移民吃足了苦头。1909年，纽约移民局威廉·威廉斯颁布了一项政令，规定每个移民获准入境缴纳25美金，这对于千辛万苦从东欧而来的大多数犹太人来说无异于一笔无法企及的财富，这也使得埃里斯岛^①上被遣返的犹太移民数量骤增。随着反犹主义的激化，限制移民法令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1921年法令规定每年移民人数以1910年人口为基数，来自不同国家和种族的移民被限定为该族群的3%；1924年的法令又将该限额降低到2%，并特别强调犹太人移民以1890年的人口为基数。^②虽然这些法令不单单是针对犹太移民，但却对东欧犹太移民造成的伤害最深。

其次，限制犹太移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第一代犹太移民生活贫困，他们虽然大都在美国社会的低级阶层从事手工业生产劳动，但他们却非常勤劳而又简朴，又具有很强的奋发精神，所以他们能够积攒下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犹太人很重视教育，他们尽可能的送子女去大学就读，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大都可以进入专业领域工作，能力不亚于西欧移民后裔，这使得美国主流群体感受到威胁和恐惧，所以他们想尽办法阻止犹太人及其子女在美国社会的前进道路。在大学的社团和俱乐部，犹太学生普遍受到歧视，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普林斯顿大学俱乐部、耶鲁大学及其他大学的学生联谊会就只接纳极少数犹太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和体育社团将犹太学生完全排除在外。20世纪20年代，美国东部很多大学都对犹太学生实行限制招生制度。

最后，美国社会中的一些团体和个人的进行反犹主义宣传。20世纪初，反犹主义越来越走向公开化，美国著名的作家、学者、政客、记者、商业巨子等知名人士都纷纷发表反犹主义言论。1893年，《纽约太阳报》一篇社论声称：“犹太人的种族特征，使其难以同化，其他移民群体和主流群体通婚后，独特性就会消融掉，但是犹太人的面孔和特征会保持得像埃及法老时代的一样。”^③美国汽车业巨子亨利·福特也加入到了反犹主义的行列中。从1920年到1927年间，福特公司的下属报纸《独立报》一直在不间断对犹太移民进行抨击和污蔑，把本已如火如荼的反犹主义运动推向新高潮，这种反犹宣传知道1927年才逐渐停止，福特本人也就此种行为公开表示歉意，但这种反犹主义的影响

^① 埃里斯岛，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西南上纽约湾中的一个岛，1892年开始作为移民中心开放，由美国联邦政府接管监理外来侨民事物。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居民的前辈都是从埃里斯岛登上美洲大陆的。

^② Leonard D. Innerstein,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8.

^③ Nancy Foner, *From Ellis Island to JFK: New York's Great Waves of Immigration*, Yale University, 2000.

已经在美国主流社会中传播开来,无疑加重了美国人的反犹主义情绪。在越来越多的反犹主义宣传的影响下,犹太人在就业、公共场所如知名俱乐部或度假胜地等方面都遭到歧视和排斥。

美国反犹主义主要限制在私人领域,主要是一些团体、某些族群或个人的行为。在反犹主义运动过程中,政府并未直接参与其中,即使是在反犹主义最激烈的时候,这种政府参与和主导的大规模反犹驱犹事件也从未发生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的自由主义传统。

(二) 东欧犹太人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

移民美国的东欧犹太人,处在犹太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不可避免地面临两者之间的取舍难题。一方面渴望成为美国人并遵循美国的标准,另一方面却又担心犹太人过于遵循这种标准而最终磨灭了犹太性。东欧犹太移民既无法割舍他们的传统文化,又没有能力抗拒美国社会带给他们的一切——他们不得不在美国社会中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经过不断的摸索和积累经验,东欧犹太移民走上了双重文化主义的路线,以力求保持过去和现在的平衡。在第一代犹太移民身上,也许犹太文化元素更明显,但在东欧移民的后代中,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无处不在。

1. “像美国人那样生活”

“像美国人那样生活”是新移民到达美国之后,从老移民那里得到的经验之谈。做一个美国人,穿得像一个美国人,看上去像一个美国人,甚至说话也像一个美国人,这成了东欧犹太人集体的目标,至少在众多年轻的犹太移民中是这样的。东欧犹太人与美国社会的融合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德裔犹太表亲,德裔犹太人成为东欧犹太移民和美国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为了实现帮助、提携、净化和安抚东欧犹太教友的愿望,让他们更快的融入美国社会,德裔犹太移民建立了教育同盟。教育同盟成立于 1889 年,原是由希伯来语免费学校协会,青年希伯来语协会和阿吉拉尔免费图书馆协会 3 个机构合并而成,1893 年更名为教育同盟,一直致力于把新移民迅速美国化。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成为援助东欧犹太移民的主要机构。

德裔犹太人希望新移民的生活能迅速发生变化。虽然新移民在社会和思想上和他们并没有联系,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自己人,因此,他们倡导移民立即丢弃旧世界的文化模式,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成为美国人,就像他们曾经所做的那样。虽然后来证明

新移民的“精神不是默然无声的，他身上蕴藏了了不起的传统……”^①，该同盟被迫放慢了同化的进程，但它频繁的集体救助和教育活动，无疑加快了东欧犹太移民同化的步伐。教育同盟为准备进公立学校的儿童开班早读班，为在白天和晚上工作的成人分别开班夜读班和日读班，希伯来语教师英语班等。该同盟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处于被攻击中，尤其是犹太正统派和犹太激进主义者对它的种种革新惊诧不已，但事实证明它确实为新移民提供各种学习、了解和适应美国社会的机会，在移民融入美国社会过程中意义匪浅。一位移民是这样回忆教育同盟的：

我们（教育同盟）渐渐被“美国化”了，如同马被驯服一般。在整个赤裸裸的过程中，我们觉察到一种对我们家中所表现出来的外来传统的不敬，并在无意识中不分青红皂白地憎恨和蔑视那些传统，因为它们似乎是横在我们与我们所选择的目标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

此外，一些东欧犹太人自己也在积极努力的适应美国社会。他们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不顾长辈们和犹太拉比的反对，脱掉犹太传统服饰，穿美国服装，取美国名字，变得像个美国人。这在东欧犹太移民作家的作品中有较多体现，如犹太裔作家亚伯拉罕·卡恩（Abraham Cahan）1917年的小说《大卫·莱温斯基的崛起》（*The Rise of David Levinsky*），是对19世纪80年代至1914年纽约下城区犹太移民生活的描绘，也是美国犹太小说史上第一部重要的作品。主人公大卫·莱温斯基于1885年从俄国来到美国，他的监护人急于把他“美国化”。为了尽快地表现出美国化的特征，他在监护人的带领下，从一个商店走进了另一个商店，买了一套西装、一顶帽子、一方白手帕、一件背心、一双皮鞋和一条领带。然后，监护人对莱温斯基说：“好，你现在看起来再也不想像个乡巴佬，而是像个美国人了”。^②

在美国文化和环境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东欧犹太人已经尽力在用美国人的方式生活。据D·布劳施坦因^③的评论，在1905年，“英语是东区人讲得越来越多的语言，而8年前甚少听到哪种语言；今天，美国服装有人穿了。在早年，根据行走和举止，你能从1英里外辨别一个新移民，现在，新移民的外表和举止都想那些半美国化的移民。”^④到1906年间，东区的商店在安息日开门营业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

犹太人迅速在美国社会中取得成功，尽管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会遭受丢弃传统的痛

^①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22页。

^②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Knopf, p.382.

^③ 戴维·布劳施坦因，美国东欧犹太移民，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拉比，1898年开始担任犹太教育同盟的主任职位，致力于犹太人社会服务问题。

^④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20页。

苦，陷入两个世界的彷徨挣扎，但他们最终高度美国化了。但应注意的是，这种美国化在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化，也许有一小部分是同化，更多的则是为适应美国社会所做的逼不得已的选择。虽然英语逐渐成为通用语言，但在家庭内部还是会使用本民族语；安息日虽然被舍弃，但他们不会错过犹太新年和赎罪日；公立教育是犹太移民的首选，但他们也把希伯来教育作为补充。大多数东欧犹太移民过着公众场合美国化和私生活犹太化的双重生活。

2. 犹太教的革新

1881-1921 年，大约有 250 万犹太人来到美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美国作为永久居住地，新大陆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很快得到他们的认同，无论是来自德国的还是东欧的犹太人最终都会采取美国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美国人。随着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美国化，犹太教作也不得不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and 改变，以更好的适应和融入美国社会，保证其持久的生命力。

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绝大多数都信仰犹太教正统派。在进入美国以前，为应对欧洲大陆此起彼伏的反犹主义，犹太教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内聚力和传统的宗教习俗。在犹太社团内部，全体犹太教成员都必须严格遵守犹太教法规和传统，重视犹太教习俗，严守安息日等宗教规定。但这一切在美国却难以维持。纽约工业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巨大的生存压力、作坊、平民窟往往使保持旧的宗教伦理变得十分艰难，传统的犹太教风格和礼仪，是以有较多的闲暇为前提的，而都市化的美国，生活如此紧张，犹太正统派的因循守旧使很多人不得不背离犹太教正统观念，改革派的犹太会堂反而受到追捧。

犹太教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艾萨克·梅耶·怀斯（Isaac Mayer Wise, 1819-1900），基于犹太人必须是美国人的理念，他致力于犹太教的改革运动。他认为，犹太教必须要适应美国精神，成为美国宗教，19 世纪末是犹太教改革派的鼎盛时期。随着反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犹太教改革派的领袖们意识到强化自身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又有意将许多犹太习俗引进改革派宗教仪式中，并获得成功，吸引了更多的犹太会众。

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东欧犹太人认同美国文化已经成为其普遍的价值观。犹太会堂礼仪已经非常世俗化、美国化，英语已经成为大多数宗教仪式的常用布道语言，意第绪语的使用率反而降低。犹太教的调整和转变是犹太教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继续生存并保持活力的唯一选择，强调信仰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放松严格的教规和繁琐的仪式，也有利于解放犹太人思想，从而更好的融入美国社会。

三、东欧犹太移民对纽约城市发展的贡献

1820-1920 年，是纽约市东欧犹太移民的高峰期，也是纽约城市经济发展和腾飞的时期。大量的东欧犹太移民的到来，给纽约城市经济发展带来广泛影响。

（一）对纽约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19 世纪末，正值纽约城市化和工业化双向转型的过渡时期，数量庞大的新移民潮对美国经济的腾飞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大量移民到来，使纽约市人口增加，也为纽约市带来新的活力。随着轻、重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深化，纽约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逐年增加。250 万东欧犹太移民，对纽约市经济发展是一剂催化剂，他们不仅是财富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口的增长就增加了对工农业产品及各种消费品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工农业的生产，扩大了国内市场，推动了城市的兴起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犹太移民与其他民族移民一起对纽约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我们想要对纽约外来移民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做出公平公正而又全面的评价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不止要对城市建设、文化发展、政治参与等方面分别进行考察，而且还要把这些方面综合比较分析，事物是联系的，联系是发展的。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它的发生和发展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发展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促成纽约城市发展的是多方面因素：无与伦比的自然地理条件，丰富的人力资源，较好的社会条件，以及具有全国交通枢纽和金融中心的位置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人口是城市发展的主体，是城市经济、文化系统构成的基础。

2. 为城市建设带来新技术

移民使城市人口剧增，促进纽约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这是大纽约诞生的催化剂。外来移民是纽约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而决定了纽约城市化的模式。移民为城市的交通建设、房地产开发提供了大量的劳工，为城市的工业、商业和零售业提供了大量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移民人数的增加和移民结构的变化，加速了纽约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即由第二产业为主的工商业城市，向以第三产业的国际金融中心过渡。在这个过程中，移民是纽约是第三产业的主力军。移民积极参与纽约金融业和证券业的活动，为纽约金融业作出巨大贡献。一代一代移民过去了，新移民又变成老移民，过去的老移民早已成

了“本地人”。正是在新移民和老移民的共同努力下，纽约才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820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沿海小城，到1920年成长为世界上最大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3. 促进纽约金融业的发展和繁荣

纽约市是当今世界金融中心城市。早在一战后，它就已经取代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东欧犹太移民在纽约的苦心经营。作为占据纽约移民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欧犹太人，除了为纽约市工商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外，还直接参与到纽约的金融工作中。

东欧犹太移民善于经商，更善于理财。银行是城市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部门，它吸收外资，无论是大型投资集团还是个人存款，银行与犹太移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纽约，每一个街区都有自己的银行，有的移民参与存款，有的参与向母国汇款业务，扩大了纽约金融业与国外金融业的业务往来，推动了纽约从国内金融中心向国际金融中心转变的步伐。这些银行家们在处理国际国内汇款的业务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国际金融业务的专门知识和管理经验，长此以往，就会对未来的金融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越来越多的移民参与到纽约金融业的发展中来，也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金融业务专业知识的人才。

犹太移民本身也是纽约金融界一支有影响的队伍。在金融行业中，高级管理人员通常只占一小部分，而其他职员如秘书、会计、业务员、打字员等辅助人员则人数众多，而在这些普通职员中，很多都是犹太人。犹太人特别重视自身教育和子女教育，他们深感要在纽约站住脚跟，赢得生存空间和别人的尊重，就必须学习相关的业务知识和技能。犹太人“是一个千百年来一直对学问表示景仰的民族”。1912年对俄国犹太人居民地段的公立图书馆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借阅过的书籍有53%是非小说类。^①这意味着大多数犹太人都在看与经济、管理相关的书籍。除此之外，为了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再重复简单的生产劳动，他们努力提升自己，学习各种新的科学技能，吸收新的知识和有用的信息，掌握多方面的技术，以期由劳动密集型工人转变为技术密集型工人。“他们不仅爱读书，而且还出席各式各样与他们的日常生计毫不相关的报告会。”这为纽约犹太人从事管理和金融以及相关的职业作了知识上的准备。据统计，纽约犹太人从事“高级白领”的职业比为15%。^②其中大多数为银行高级职员，充当普通职员的移民则更多。

^① [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1页。

^② [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二）丰富纽约的城市文化

东欧犹太移民的到来，为纽约城市文化领域增添了一抹别样光彩。东欧犹太移民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正是一个不断接受和吸收、糅合不同文化的过程。犹太民族是一个重视文化和教育的种族，他们从不甘于做一个劳动者，更加注重丰富的内心世界。随着城市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移民及其后代逐渐走出社团，频繁的与外部世界接触，另一方面，随着犹太移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自身素质和职业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种纵向和横向的人口流动，大大增强了犹太移民和美国主流社会之间的交流来往。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之间产生接触、碰撞，彼此影响，相互借鉴，为美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结 语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东欧犹太移民运动，使纽约成为世界上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至少容纳了超过 200 万犹太人。纽约的犹太社团也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自由、最发达的社群”。这场由于东欧反犹主义迫害而引发的移民浪潮不仅是东欧犹太人的机遇，使他们找到可以毫无阻碍地自由生活的地方，同时也是纽约城市繁荣发展的契机，大量东欧移民无疑加快了纽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可惜的是，东欧移民的黄金时期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结束了，1921 年限制移民法令的颁布实施，关闭了犹太大批移民的大门。东欧犹太人的移民之路异常艰辛，他们经历反犹屠杀的绝望、背井离乡的痛苦、初来乍到的迷茫，也经历了艰苦创业的辛酸和困苦，他们坚持不懈，刻苦努力，朴实而又节俭，又有互帮互助的犹太传统，重视文化和教育事业，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终于从东欧的犹太人隔离区中走出来，成功融入到现代化、民主化的美国社会中并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升。到 20 世纪初期，大批东欧犹太移民跻身中产阶级行列，并在美国这片开放的土地上扎了根。

东欧犹太人在美国安居乐业，并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成绩斐然，这在犹太流散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大陆开放和宽容的形势为犹太移民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度，自由、民主、开放的意识形态就主导着整个美国社会，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使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实行宽松的移民政策，对移民大开方便之门。东欧犹太移民到美国后，可以拥有公民权，享受着社会平等地位，有了合法享用美国社会各种机会的权利，从而使得自身的优势得以发挥。这对长期生活在受压抑和迫害环境中的犹太人来说，美国简直是一块自由开放的乐土。另一方面，美国开放的教育制度向犹太人敞开教育的大门，使他们可以同其他美国人一样享受美国的免费教育。20 世纪初期，美国的免费教育已扩展到高中，大学的学费也很低，这为刚刚到美国且生活还处在极其贫困状况的东欧犹太移民，提供了一条改变现状的途径。

此外，美国的宗教政策是十分宽容的。欧洲大陆上的反犹主义根源就在于宗教冲突，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宗教上也有多元化色彩，并制定了政教分离和各教彼此尊重的制度，这使犹太教能够在美国取得几千年来在欧洲未能取得的承认。移民美国的犹太人无需为自身的解放而奋斗，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上，这就加快了美国犹太人向中产阶层过渡的速度。美国开放和宽容的总的社会形势，

不仅使犹太移民在宗教上和思想上享有更大的自由，而且也为他们在美国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犹太移民自身的艰苦奋斗。很多东欧移民到达美国时都是一贫如洗的状态，然而他们没有自怨自艾，而是选择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同时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和位置有清晰的认识，坚信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人生，最终跻身中产阶级行列。东欧犹太移民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改变了纽约市的人口结构，参与到城市经济建设中去，并丰富了纽约的城市文化生活。东欧犹太人在纽约的奋斗发展史成为纽约城市发展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那个历史时期东欧犹太人在美国的整体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一、中文著作

1. [美]兰科维奇:《纽约简史》,辛亨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以]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3. [英]诺亚·卢卡斯:《以色列现代史》,杜先菊、彭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4. [美]欧文·豪:《父辈的世界——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以及他们发现与创造生活的历程》,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5. [美]托马斯·索维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
6.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美]杰拉尔德·克雷夫茨:《犹太人和钱——神话和现实》,顾骏泽,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
8. [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9. [美]乔纳森·D·萨纳:《美国犹太教史》,胡浩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
10. 徐新、凌继尧:《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 徐新:《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12. 肖宪:《犹太人——迷一般的民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 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
14. 张倩红:《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
15.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6. 余志森等:《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
17. 潘光:《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18. 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19. 黄兆群:《熔炉下的火焰——美国的移民、民族和种族》,东方出版社,1994年。
20. 刘军:《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族群》,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21. 邓蜀生:《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
22. 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23. 《美国史论文集》(1982—1983), 北京三联书店, 1983 年。
24.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美国移民的发展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25. 雷钰、黄民兴:《列国志·以色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26. 潘光:《犹太民族复兴之路》,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27. 潘光、汪舒明、罗爱玲:《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与影响》, 时事出版社, 2010 年。
28. 李爱慧:《文化的移植与适应:东欧犹太移民的“美国化之路”》,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年。
29.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二、中文论文

1. 潘光:《美国犹太人的成功和犹太文化的特征》,《美国研究》1999 年第 3 期。
2. 李爱慧:《论 19、20 世纪之交东欧犹太移民在美国的群体互助》,《史学月刊》2006 年第 6 期。
3. 李爱慧:《论早期东欧犹太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世界民族》2007 年第 1 期。
4. 李爱慧:《东欧犹太移民的涌入与美国反犹太主义的激化(1880-1920)》,《历史教学》2005 年第 2 期。
5. 林广:《从人口流变看纽约市哈莱姆贫民区的成因》,《华东师大学报》1997 年第 6 期。
6. 黄天海、梁慧:《论犹太教家庭与社会观念的传统》,《浙江大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
7. 邓蜀生:《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初探》,《世界历史》1989 年第 2 期。
8. 石涵月:《美国历史上反犹太主义的宗教文化根源》,《世界民族》2005 年第 5 期。
9. 李明欢:《20 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10. 潘卫:《美国犹太人(1920-1950 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11. 林广:《移民与纽约城市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 年。
12. 白晶:《试论 20 世纪初期美国犹太人的经济状况变化及其原因》,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三、英文著作

1. Priscilla Fishman, *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New York, 1973.
2. Eli Faber, *A Time for Planting: The First Migr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Jack Fishel and Sanford Pinsker, *Jewish —America History and Culture: An Encyclopedia*, Garland Publishing, INC.
4. Hayim Ben-Sasson,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Yokai Publishing, 2010.
5. Louis Finkelstein, *The Jew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5.
6. Milton Plesur, *Jewish Lif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Challenge and Accommodation*, Nelson-Inc, 1982.
7. Jacob Rader Marcus, *The Jews in American World*,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Arthur Hertzberg, *Being Jewish in America*, The Modern Experience, 1979.
9.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Alfred A. Knopf, 1991.
10. Thomas Kessner, *The Golden Door: Italian and Jewish Immigrant Mobility in New York 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1. Leonard Dinnerstein: *Uneasy at Hom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 Gerald Sorin: *Tradition Transformed: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America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97.

致 谢

三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我在西北大学的求学生涯即将随着论文答辩的完成而宣告结束，但我知道这并不代表我和西北大学的联系就此中断，因为这里有我敬爱的导师和各位曾悉心教导过我的老师们，这里是留下我学习回忆和足迹的地方，这里有我认识的同学们，我们因西大而聚首，结成一辈子的缘分。

首先，我想借这个论文完成之际，感谢我的导师雷钰教授。雷钰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关怀，使我在学术上受益匪浅。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导师学问的博大精深和治学的严谨态度，特别是雷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温和宽容的教育方式，善良朴实的处事方法尤其让我钦佩和向往，同时她也在不断的言传身教中对我们的学习态度、为人处事态度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我相信这也将使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获益良多。许多自己从前在生活和学习上的不解和无知在雷老师的课堂中也豁然开朗，坚定了自己对今后工作和生活的信心和希望，这是一笔最重要的人生财富。这次毕业论文的写作从选题、开题到论文的修改方面，雷老师都给予了我非常大的意见和帮助，再次真诚地感谢雷老师的辛勤付出和悉心教导。

其次，我要感谢世界史专业的王新刚教授对我的培养和教导，在课堂上的学术教学和课堂讨论，都敦促我尽可能多的阅读历史书籍，汲取历史学科相关知识，增加我的知识积累，而且，在学术论文的写作方面，王教授也对我的论文写作态度和写作方法都进行了悉心指导，使我获益良多。此外，还要感谢刘磊老师和宋宝军老师以及李利安老师和中东所的黄民兴老师和李福全老师，三年来不仅在课堂之上悉心传授我们历史文化知识，而且还教会我们怎样治学，如何求知。通过在他们的课堂上的学习和讨论，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同时也为我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视野。老师们渊博的学识让我受益匪浅，他们对学术的钻研和奉献精神让我感动。

感谢本专业的兄弟姐妹王雪、李淼、颜鹏、胡德富，感谢他们在学习上给我提的宝贵意见，感谢他们在许多琐碎之事上给我的帮助，感谢你们的时时陪伴。感谢父母和弟弟对我求学生涯的支持和鼓励。感谢每一位陪我度过三年美好时光的朋友！

易慧敏

2014年5月